

海底两万里

[法]儒勒·凡尔纳著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海底两万里

原著 儒勒·凡尔纳

改写 涓涓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
第三章	(13)
第四章	(22)
第五章	(33)
第六章	(46)
第七章	(50)
第八章	(65)
第九章	(76)
第十章	(88)
第十一章	(97)
第十二章	(103)

海底两万里

第一章

大海怪——独角鲸——神秘的海麒麟

1866 年 7 月 20 日，希金逊总督号的巴克船长说，在澳大利亚海岸边 9 公里处见到一游动的巨物，喷出两道 45 米高的水柱；

15 天后，在 8000 公里远的大西洋海面上，两艘船同时也在北纬 42 度 15 分、西经 60 度 30 分处遇到这个“大怪物”。两船同时观察的结果为，这怪物至少长 106 米，比这两条船长度相加还要多 6 米。当时人们见过的世界上最大鲸鱼的体长也不过 60 米，这难道是新发现的特大鲸鱼？

这立刻成了家喻户晓的热门话题，各报刊竞相刊登新闻，或评论或嘲讽；学术界为此事形成两派，各执己见，争论达半年之久。

1867 年初，一系列新的发现，使学术争论再次升级。人们怀疑过是否存在的“大海怪”、“特大鲸鱼”成为变幻莫测

的小岛、暗礁。

3月5日，库拉维安号夜间行驶到北纬27度30分、西经72度15分海面时，撞上一座没有在任何海图上标明的暗礁。当时船身只感到轻微震动，直到船靠岸后到船坞检查时才发现船底龙骨折断了一部分。

4月13日，英国最大船主苟纳尔的最好的邮船斯各脱亚号航行到北纬45度37分、西经15度12分海面时，船左后方被撞了一下，有船员上来喊：

“不好了，船进水了，船要沉！”

乘客们顿时慌乱起来。船长安德森稳住乘客，下去检查了船底，发现确实已部分漏水，但因有防水隔板，水并未浸到轮机；潜水员下水检查时发现船底左侧被撞开一个两米多长的大三角口无法堵住。斯各脱亚号减慢速度缓缓航行，到达克利亚岬时船期误了3天。苟纳尔先生拥有12艘世界上头等宽大的快船，几十年来从未误过任何航次！这件怪事使利物浦人们都为此惶惶不安。

在船坞架起船身，发现吃水线以下2米处被撞开一个十分整齐的等边三角形的裂口，显然，这怪物能迅速地以惊人的力量撞坏4厘米厚的钢板，还能迅速后退逃走。

此事又一次大大轰动了舆论界。关注世界航海业的人们都很焦虑，认为五大洲之间的航海事业出了问题，海上交通发生了危机。由于发现了这大海怪或特大鲸鱼而使海上航行变得越来越危险。

当时，每年因海上事故而损失船只约3000艘，其中因下落不明而失踪船只约200艘。人们断定这都是由于出现了大

海怪而造成的。于是航海界一致坚决要求联合起来，不惜一切代价清除这条海上可怕的大鲸鱼或其它什么怪物。

这时，我身为法国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副教授，由政府派往美国内布拉斯加洲进行了半年的科学考察，满载珍贵的动物、植物、矿物标本回到纽约，准备短期逗留一个月后回巴黎。

我曾在法国出版过两册《海底的神秘》著作。该书倍受世界学术界赏识，所以我刚到纽约，就有很多人来约我对最近的一系列海上发现发表高见。《纽约先锋论坛报》发表新闻说“已约请巴黎著名的教授彼埃尔·阿龙纳斯先生对此问题发表权威性意见”。我无法沉默。为保全教授的面子，在《纽约先锋论坛报》上发表了资料丰富的文章来论证这“大怪物”是可能存在的。我认为这是一只长着钢铁般坚硬的巨大冲角的大海怪或是独角鲸；是一只具有战舰般重量和巨大动力的海麒麟。

我此番言论使一向随便的美国人觉得十分可爱。但争论的结果是一致的——齐心协力清除这个海上怪物。

第二章

林肯号——远征队——冒险行动

受世界航海界委托，北美合众国在纽约制造了一艘装有钢铁冲角的大马力二级战舰，命名为林肯号，并任命海军司令法拉古为该舰舰长。此舰随时待发，只等有什么船只报告

在什么地方发现大海怪。

7月2日，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开往中国上海的唐比葛号报告说，在太平洋北部的海面上，他们三周前曾遇到过这“大怪物”。

于是，林肯号做好一切准备，只等升火解缆了。

此时，我收到美国海军部长赫伯逊的信函，郑重邀请我代表法国参加林肯号远征队。我立刻忘掉了半年多的劳累，准备舍弃一切参加林肯号远征。我真希望亲自捉住这大海怪，取下它长达半米的牙戟作为战利品充实我的自然博物馆。

“康塞尔！”我边读信，边大叫。

康塞尔是我的仆人，出生于佛兰蒙，30岁。此人是个热心人，循规蹈矩，心灵手巧。“康塞尔”意为“劝告”，但他对我忠心耿耿，一贯顺从。十几年来，他伴随我去过刚果、中国……去世界各地进行科学考察；他对生物学分类极为精通，能从门、类、纲、亚纲、目、科属、亚属、种、变种一直数到最后一个类别。他身体健康、肌肉结实，从不生病也不神精质，处事十分冷静。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过分讲礼貌，甚至对我讲话也都是用第三人称“先生”。

“康塞尔！”我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又叫他，“赶快准备，把所有旅行用具都带齐，我们两小时后出发！”

“随先生的便！”他安静地回答，“只是，先生的标本怎么带？那些奇形怪状的动物、植物、大马、大蛇和它的骨骼也带吗？还有那头活野猪……”

“这些都不带，”我说，“暂时把它们寄放在旅馆里。留下些钱，托人喂养那野猎，再找人把标本带回巴黎。我们准备

出发吧。”

“先生不是回巴黎？”

“当然……回的，”我含糊地回答，“不过绕个弯吧。我们搭林肯号，不过是为了那怪物，应当把它除掉。当然这次旅行……也是很危险的任务。我不想瞒你。也许这是有去无回的最后一次旅行？”

“只要先生觉得合适。先生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康塞尔安然地回答，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一刻钟后，我们已经准备好一切。

在接信后三个小时，我们乘马车从纽约第五号路旅馆赶到林肯号停泊的布洛克林码头。立刻有人将我们的行李搬上船。我在船尾见到了法拉古司令。他领我到军官餐厅对面给我预备的舱房。

码头上挤满了好奇的人群，他们挥动着手帕和帽子欢呼，向林肯号致意。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法拉古舰长庄严地发布了开船的命令。

当航出赫纳德森河口时，新泽西海岸炮台鸣礼炮向林肯号致意，护送林肯号的渡轮和汽艇直到有两道灯光标明纽约航路出口的灯船附近才离去。下午3点，林肯号沿长岛低低的黄色海岸行驶，到晚上8点，舰船驶入大西洋，在黑沉沉的夜色中，迎着滚滚波涛飞速航行。

法拉古舰长是林肯号的灵魂，他坚信海上有这怪物并发誓要消灭它。林肯号装有高压蒸汽机，可以使航速达每小时18.3海里。船上配备各种打巨大鲸鱼的装备。从手投鱼叉、鸟枪开花弹到用炮发射的铁箭，各类武器应有尽有。前甲板

装有一架后膛炮。这种炮炮身重，炮口窄，可发射重 4 公斤的锥形炮弹，射程达 16 公里之远。但种种武器之上，最棒的还是船长专门请来的鱼叉手之王尼德·兰。

尼德·兰是加拿大最优秀的著名鱼叉手。他生于魁北克，年约 40 岁，与我年龄相仿。他身材魁伟、体格健壮、神气庄严，少言寡语、脾气暴躁，一双炯炯有神的睛眼使人想起猎鹰。由于他生于法语区，对我这个法国人特有好感，常常用法语向我谈及他的故乡，谈到他在北极海中的冒险、谈到他打鱼的故事。尼德·兰大胆机智、本领高强，没有什么鲸鱼能逃过他的鱼叉。但他却绝不相信海里有什么海麒麟或独角鲸，他也从来不谈这件事。

法拉古船长宣布，无论谁先发现并报告海怪消息，都可得到 2000 美元奖金。这一来，海员们个个争着到桅顶横木上去值班了望；全体船员甚至包括我在内，每天天一亮就挤在船桅边瞪大双眼仔细观察船四周的海面，直到头昏眼花，黑夜降临。林肯号简直可称之为“多眼号”了。

6 月 30 日，我们航行至马露因海面上遇到美国捕鲸船孟禄号，他们说没有看见什么大海怪，只发现了鲸鱼。听说鱼叉手之王在我们船上，孟禄号船长赶忙请尼德·兰到捕鲸船上去显显身手。经法拉古舰长同意，尼德·兰去到捕鲸船上。片刻功夫，他连投两叉，鱼叉直刺鲸鱼心脏，连捕到两条鲸鱼。这可使我们的朋友尼德·兰大出风头。

林肯号快速沿美洲南海岸行驶。7 月 3 日到麦哲伦峡口，7 月 6 日绕过合恩角朝西北驶去。明天，战舰将驶入太平洋。

大家坚持仔细观察海面，有好几次鲸鱼在水面露出背脊，

都令我们激动不已。大家心跳不止，直看得两眼昏花。林肯号一次次冲向目标，才发现不过是条很平常的大头鲸或长须鲸，又在人们咒骂声中消失了。如此反复折腾，搞得人人精疲力尽。

7月20日，南回归线正交在105度。27日，我们穿过西经110度线上的赤道线，战舰穿过帕摩图群岛、马贵斯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在东经132度越过北回归线，驶向中国海。

现在快接近这怪物曾出现的区域了。这使全体船员个个精神紧张，甚至有些神经质。但什么也没有发现。

就这样，林肯号继续航行了三个月。它不惜一切跑遍了太平洋北部所有海面，但一无所获。什么巨大的独角鲸、潜在水中的无名岛、沉没的破船、飞驶而去的暗礁等等，任何神秘之物也没有发现！

人们由激动、紧张到失望而恼怒。因为过度劳累，大家都想美餐一顿，好好睡上几天；水手们开始想家，纷纷要求法拉古舰长返航。

11月2日，法拉古舰长宣布，最后再搜寻三天。如果三天之内再没有发现这怪物，林肯号就返航。这一来又激起船员们的热情。大家都想在这最后三天里再看看海洋，以此作为这次徒劳远征的纪念。当然还很希望能碰到这只独角鲸并杀掉它。

11月4日，船航行至北纬31度15分、东经136度42分离日本海岸370公里处。我和康塞尔站在船右舷围板旁，看船员们爬在缆索绳梯上细心观察渐渐沉黑的天边。上弦新月在片片云朵中时隐时现，海浪在船后静静地舒展。

“喂，康塞尔，”我对这老实人说，“好好盯着海面观察，这可是最后的一次获得 2000 美元的好机会了。再看不见什么，明天就该返航了。”

“先生，”他仍这样平静，“我从不想去获得这笔奖金。只是如果不是搭乘林肯号，先生早在 6 个月前就已经回到巴黎了。先生采集的那么多珍贵的标本以及那头活野猪早该吸引无数人到博物馆参观了。”

“是啊，说的对，康塞尔。”我不无遗憾地说，“我还在想，等我们两手空空回到巴黎时，一定会被人嘲笑了。独角鲸？海麒麟？哈！”

“可不是，”康塞尔安然地说，“先生，不知该不该说，象先生这样有名望的著名学者，决不该冒昧从事……”

刚说到这儿，突然听见尼德·兰大喊：

“看哪！我看到了这个家伙，它斜对着我们呢！”

船上所有的人都朝鱼叉手跑去。这时已是晚上 8 点多钟，天色已暗，但在离林肯号右舷约 370 米处，海面被水下发出的强光照得通亮。这光在海面上形成了一个拉得很长的椭圆形。这片神秘的光在移动，先向前，又向后，它向林肯号冲来了。

船上的人们惊呼起来。

“都闭嘴！别出声！”法拉古舰长说，“让船迎着风，把住舵！开倒车！”他下着命令。

林肯号躲开那发光的中心，接着向左前方开去。但那神秘物比林肯号速度还快，紧紧向我们逼过来。

我们真害怕了，惊呆了！恐惧使我们静默不动。这怪物

开玩笑似地绕着林肯号转，把战舰围在它神秘的电光网中。一会儿，它以惊人之速冲过来，在贴近船边时又猝然停住并熄灭亮光；一会儿又从战舰的另一边出现了。林肯号只有招架之力，哪有追杀之功？法拉古舰长神色慌张，用手使劲捻着他浓浓的胡须。

“只能等到天亮，”舰长对我说，“这一定是那种带电的独角鲸！要等天亮才好对付它！”

“也许我们根本不能接近它，它象能放电的电鳗鱼或水雷。”我说。

“正因如此，我才必须格外小心。”法拉古舰长皱着眉头说。

这怪物的恶作剧一直延续到半夜。大家忘记了睡眠，盯着这时隐时现、时亮时暗的怪物。紧张而害怕它发着奇怪亮光出现；又担心它逃掉。半夜时分，传来了它震耳欲聋的吼声，这吼声比世界上最大的鲸鱼喷水声不知要大多少倍。

“等天亮看我怎么对付它！”尼德·兰充满信心，“这肯定是条大鲸鱼。等船离它再近些，我就能叉住它。”

天渐渐亮时，这怪物在离林肯号 5 海里处发出了强光。我们清楚地听见它尾巴搅水的声音和它用力呼吸的喘息声。

林肯号做好了战斗准备。所有打鱼器械都摆在船栏边。二副装好了射程为 2 公里的鱼叉短铳和能打开花弹的长枪。尼德·兰则在认真地磨他的鱼叉。

8 点钟，海面上团团浓雾渐渐消失，天亮了。

“看！那怪物！”又是尼德·兰发现了目标。大家顺他的手指的方向望去。在船舷后边 2 公里处，海面上露出高一米

多又黑又长的躯体，看上去有 80 米长。这怪物的尾巴强有力地搅着水，泛起雪白的耀眼的长长的巨大的水纹。它大吼着从鼻孔喷出 40 米高的水柱。我断定这是属于脊柱动物门、哺乳纲、单一豚鱼亚纲、鱼类、鲸鱼目……我正在心里激动地为这怪物分类，只听法拉古舰长大喊：

“加大马力，全力追击！”林肯号喷着浓浓的黑烟向怪物猛冲。这怪物显然毫不在意，仅略略避开，保持距离。林肯号始终追不上它。

法拉古舰长烦躁地扯着下巴上那一撮浓须。

“尼德·兰！”他大喊，“该看你的了！要不要放小船下海？”

“别急，”尼德·兰答道，“再加大马力追近些，我会找机会叉住这怪物！”他说着，手握鱼叉爬到船头前桅绳梯上。

“就听你的。加大马力！追上去！”林肯号在法拉古舰长指挥下航速已达每小时 18.5 海里，追了一小时还没有追上它。船长又命令加煤生火，船速达每小时 19.3 海里。眼看就要追上怪物了！尼德·兰正欲投出鱼叉时，怪物又逃开了。还开玩笑似地绕林肯号一周。气得船员们大喊大叫。半天过去了，追捕怪物毫无进展。

“用炮轰！”法拉古舰长怒气冲天地下令，“谁能打中它就奖励 500 美元！”

几名炮手轮番开炮，都打不中。船上最有经验的老炮手充满自信地瞄了很久，轰地一声炮响，炮弹击中了那怪物，但又从它圆圆的身體上滑落到海中。老炮手暴跳如雷：

“难道这家伙长着城墙那么厚的铁甲？！混蛋东西！”

“追！给我追！哪怕追到林肯号爆炸！”法拉古舰长愤怒

无比，一手叉腰，一手挥着老拳怒吼着。

我们只盼着把这怪物追得精疲力竭时捕获它。直到天黑，林肯号足足跑了 600 公里，真是已经精疲力尽了，这怪物还是若即若离，没显出一丝倦意。直到晚上 10 点多钟，我们又看不到目标了。

正当我们以为这次倒楣的追捕将要遗憾地结束时，强烈的亮光又在远处亮了起来。这怪物没有绕圈，也没有逃走，仿佛就停在那里随波飘荡。

“也许它也真的累了。”我心中暗想。

林肯号小心地悄无声息地前进。当船驶到离怪物 20 米左右的地方时，尼德·兰扬臂投出了鱼叉。只听“咣”的一声，鱼叉碰到坚硬的躯壳后滑落水中。

亮光突然熄灭。怪物发怒了，它狠狠地猛撞林肯号。我没站稳，猛然被抛到海里。幸亏我会游泳，从 20 米深的海水中浮出水面。只见黑沉沉的夜幕中，远处一大块黑黑的东西正在下沉。那一定是我们的林肯号。我一面挣扎着大喊救命，一面拼命向林肯号游去；我身上的衣服仿佛沉重的铅块，嘴里灌满了苦咸的海水。我极力挣扎着，但渐渐手脚麻木、支持不住，马上就要被卷进海底深渊……此时，一只有力的大手托住了我：“先生，不介意的话，我来伺候您。”原来是康塞尔救了我。

“你也掉下来了？”我有气无力地问，“战舰呢？林肯号呢？船上的人们……”

“为了服侍先生，我跟着跳下来了。”这老实人回答，“我跳下来之前听旁边的人在说，‘舵和暗轮都坏了……’”

“都坏了？”

“是的，被那怪物咬坏了。先生不必指望它了。林肯号已经沉了。”

“那么，我们……完了！”我还在挣扎。

“也许完了，”这种时候了，康塞尔居然还这么冷静，“不过还能支持几个钟头，这么长时间还可以做许多事情。”康塞尔说着，用手中的小刀割开并脱掉了我们的衣服，我就抓住他溺水。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浸在冰冷的海水中，四肢痉挛，手脚木然肿胀而僵硬。康塞尔竭尽全力支持着我，但他也嘴唇发紫，累得喘息不止。看来，我们支持不了多久。康塞尔始终忠实地紧紧抓住我，边游边大喊救命；我看着漆黑的天空和漆黑的海面，肿胀的嘴唇已经发不出声音。康塞尔在我耳边说：

“先生，请再坚持一下，我听见有声音。”他用尽全力托住我的肩膀，再一次向空中发出绝望的呼救。我最后一次抬起头，但又无望地下沉、下沉……

在这一瞬间，我碰到一个坚硬的物体。求生的本能使我拼命靠近它，但摸不到可抓住的东西。紧接着，有人把我拉出了水面，我晕过去，失去了知觉……

第三章

动中之动——尼摩船长——神秘的船

当我苏醒过来，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时，看到月亮西沉，面前居然是康塞尔和尼德·兰。

“尼德·兰！”我惊喜地喊着。

“先生，正是他。”康塞尔答，“他是来追他 2000 美元奖金的！”这时候老实人还有诙谐。

“你也被抛到海里了？”我问。

“不错，教授，但比您幸运。”尼德·兰答，“我不一会儿就站在这儿了。”

“我们在哪儿？”我问。

“就是您的那只独角鲸上啊！”尼德·兰说，“您看，怪不得鱼叉都弯了。这东西是用钢板做的。”他边说，边用脚踢着这坚固的东西。

我挣扎着站起来，看着脚下是坚硬、灰黑而有光泽的滑溜溜的壳体。显然，这个让全世界震惊、让全世界争论不休的怪物不是生物，而是人工制造的铁家伙——潜水船。我有气无力地躺下去，实实在在地躺在一只潜水船的脊背上！

“这东西内部一定有机，”尼德·兰说，“我在这儿足有 3 个小时了，它一直浮着不动。”

说话间，这奇异的家伙喘息着动了。我们真怕它突然又沉入海底，那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条潜水船缓缓向西驶去，速度为每小时 12 海里。有时它漂出水面高些，向空中喷出高高的水柱。我们紧紧抓住一个钉在钢背脊上的大铁环。船越走越快，我们 3 人被拖得头昏眼花。此时，这船真的渐渐下沉。我们十分恼怒而恐惧。尼德·兰一面猛踢钢板，一面大声喊：

“开门！鬼东西！”

里面似乎真听见了脚踢和叫骂声。一块铁板掀起来，一个人探出头来看了一眼，怪叫一声缩回去了。不久，8 个蒙面的壮汉上来，闪电般地把我们拉进了他们可怕的机器中。

四周漆黑一团，只觉得顺着铁梯下去，开了一扇门，我们 3 人进去后，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混蛋！食人族也比他们强。”尼德·兰在黑暗中大骂，“我可不能任人宰割，好在我带着尖板刀。这帮强盗敢向我下手，我可不客气！”

“不如安静些，”我说，“先搞清楚我们在什么地方。”我摸黑走了几步，是一堵铁墙，转回身碰到一张方桌和几个凳子。地上象铺着地毯，走起来软软的没有声音。墙上摸不出有门窗的痕迹。估计房间长 6 米多，宽 3 米多。

过了约半小时，房间突然雪亮。屋顶上一个半球形的东西发出亮光。

“这下好了，以可看见了。”尼德·兰挥着手里的刀喊着。可我并不乐观，我认为我们的处境依然黑暗。我们在这四面铁壁的牢房里将会怎样呢？无法猜测。但我想既然有了光明，一定会有人出现。

果然，门咣响动，两个人开门走了进来。其中一个身材

短小，黑发浓须，两眼放光；另一个人身材高大，面貌冷峻，长着一双鹰一般的眼睛。冷冷地盯着我们，仿佛一眼就能看透你的心事。高个子显得骄傲自信，坚强勇敢。他们头戴水獭皮帽子，身穿特殊织物的衣服，脚上是海豹皮水靴。

他们打量着我们，然后互相交谈了几句（我完全听不懂）又接着打量我们。显然这高个子人是这条船的首脑。

我连忙向他们讲述了我们的遭遇，认真而正式介绍了我们三个人。他们一言不发，可能没听懂法语。尼德·兰用英语重复了一遍，并指手划脚地表示我们饿得要命，激动地要求维护人权，不能随意扣押我们……这位首脑似乎也听不懂英语，仍然不动声色。康塞尔镇定地将我们的事用德语第三次做了叙述，但显然无济于事。我又用拉丁语耐心地再讲一遍，结果还是没用，白费口舌。那两个人互相交谈几句，关门走了。

“他们太无耻了！”尼德·兰喊，“我们讲了四遍，他们居然理都不理！要把我们饿死在这铁笼子里？”

“放宽心，别发火，”康塞尔说，“我们还能坚持。”

我也气愤已极，弄不清他们是什么人，要对我们怎么样。正想着，一个侍者为我们送来了饭、菜和水，看来这些人没打算把我们饿死。饥饿无比的我们吃光了所有的不知名的饭、菜。我看到，给我们用的精美的银餐具上都刻有下面的字句：

MOBILIS IN MOBILI

N

动中之动！而这个大写的“N”字也许就是那高大的首脑人物姓名的缩写？我想，起码这些人不会伤害我们。但我们

在哪儿?下一步会把我们怎么样?这船将把我们带到哪里……

我们和死亡、寒冷、饥饿斗争了15个小时之久,现在已是疲惫不堪。3个人东倒西歪地睡了过去。

一定是过了很久,我醒来时,两个伙伴仍然沉睡如泥地蜷缩在屋角。我看看四周,牢房依旧,只是有人收走了餐具。我真觉得我们会被永远关在这囚笼之中了。无望之中,我觉得胸闷,透不过气来。这时,房门上边的通气孔送进一阵阵带海水咸味的新鲜空气,好象有海风吹进来,我甚至觉得船身在微微摇摆。

尼德·兰一醒来就接着发火,他说:

“哈,准是喂肥了我们再杀掉吃肉;要不然,这就是条海盜船,我们准是碰上一伙强盜了!”

“发火没什么用,”康塞尔说,“先生说说他们会把我们怎么样?”

“我想,这次遇救使我们发现了这条神秘的船,”我分析道,“我们无意中发现了这些人的秘密。如果这秘密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而且必须保守的话,我们3个人生命就有危险。否则,他们应当按国际惯例,把我们送回陆地。”

“也许让我们做苦力,那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人搭救了!”康塞尔说。

“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办呢。”我说。

“怎么办?”尼德·兰又急了,“拼死逃走啊!打倒看守,夺取这条船!”

“千万别急,”我劝道,“事关3个人性命,万万不可莽撞行事。要忍耐、别发火、等待时机……”我一边竭力劝尼德

·兰，一边也担心他们会不会杀掉我们。

尼德·兰嘴里咕咕噜噜骂着，在房里挥拳踢脚地走来走去，象只笼中虎。

过了许久，船似乎停住不动了，听不到任何声音，阴沉的寂静令人恐惧。门开了，还没等我劝阻，尼德·兰已经猛扑上去扼住来人的脖子。我和康塞尔赶快过去拉开了他的手。忽然有人在说法语：

“别急，尼德·兰师傅；您，阿龙纳斯教授；还有您，康塞尔，请听我说！”

尼德·兰住了手，我们都惊呆了。原来是站在门口的那位高个子首脑人物在讲话。他走进来，靠着桌角，双手交叉在胸前注视着我们。许久，才说：

“先生们，不必奇怪。我会讲法语，也懂英语、德语和拉丁语。”他的法语通顺流畅，但我觉不出他是法国人。

“我这么久没来这儿，因为你们来到船上，打乱了我生活的原则。我与人类不相往来……”停了一下，他又说：“从你们上次谈话，我看出你们是诚实的人。但我一直在考虑应当怎样对待你们……”

“可我们并不是有意打乱您的生活，”我说，“我们在海上遇了难，不是故意……”

“不是故意的？”他说，“你们的林肯号在海上拼命追逐我，用炮轰我的船；还有尼德·兰师傅投鱼叉；您，法国教授也在美国二级战舰上。这也都不是故意的？”

“先生，”我赶忙解释，“难道您自己不知道吗？您的船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林肯号一直认为它在海上追逐的是它誓

要清除的海怪。”

船长微微冷笑说：

“知道吗？由于你们的所作所为，我有权视你们为敌；有权把你们丢在平台上潜入水中。我可以当你们不存在，因为我已经与人类断绝了关系。”他眼中闪出隐而不发的愤怒和对我们的轻蔑，“现在命运把你们送到这儿，我决定留下你们。你们在我船上绝对自由。也许有时需要关你们几天，你们必须绝对服从。”他顿了顿，“能接受这条件就可以留下来。”

“我们同意。”我回答，“请问，留我们多久，何时能和家人团聚呢？”

“团聚？”他反问，“你们只能在船上。你们盗窃了我一生从不为人所知的最大的秘密；你们攻击过我而我仁慈地留下你们。这是永远的留下，我永远不会放你们走。”他又较温和地对我说：

“我很喜欢您那两部关于海底秘密的著作。但您的见识毕竟有限。您作为学者，在我船上可以一起游历海底世界，可以看到地球最神秘的一切，您决不会后悔。”

“那么，”我说，“请允许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称呼您呢？”

“这无所谓，我不过是尼摩（NIMO，拉丁语意为‘没有其人’）船长；而你们，不过是这艘诺底留斯（NAUTILUS）号的乘客。现在请就餐。”

说完，船长领我们走出了关了我们一天半的小房子，来到餐厅。这间餐厅可以跟巴黎或美国最好的餐厅相比，布置华丽。两端橡木雕花的餐橱中摆满金银餐具和精美的陶瓷、玻

璃制品。餐桌上已摆满丰盛的饭菜，大都没见过也没吃过。

尼摩船长请我们吃饭时，告诉我们说所有这些食品全来自海洋，既卫生又有营养。有海螵里脊、海豚的肝、海参、鲸鱼奶制的奶油糕点甚至还有糖和果酱。他自豪地夸耀说：

“大海供给我一切。我在海底有一笔巨大的产业。它供给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我爱海，爱这永恒的生命、大自然的仓库。只有在海里才有真正的和平、独立和自由！”他越说越激动，一会儿又冷若冰霜，转身对我说：

“教授，午餐后我带您去参观我的诺底留斯号。”

我随他参观了图书室。他的书可真多，足有一万多册。各种文字、各种学科的书随便混放在一起。说明他博学多识而且精通多国文字。我那两册有关海底的秘密的书放在挺显眼的位置。可能由于这个使我受到他较宽大地接待。书桌上有些 1865 年的报刊杂志而没有最近的，我据此推断尼摩船长在水下生活至多不过两年时间。他的藏书涉及文艺、美学、数学、诗歌和科学技术，而后者居多。机械、气象、海洋、地理、地质方面的书也有，唯独没有一本政治经济学的书。看来这人讨厌政治而有意剔出了这类书。

图书室对面是间宽敞的客厅。两面墙上挂着图案精美的壁毯和几十幅名画：拉斐尔的圣母；达·芬奇的圣女；鲁本斯的节日欢宴图……另两面墙上有厚厚的玻璃，外面是钢铁嵌板。一架大钢琴上乱堆着莫扎特、贝多芬、海顿、瓦格纳等著名音乐家的乐谱。客厅中间是一个周边有 6 米长的天然大贝壳做的喷泉，周围是玻璃柜，里面分许多格层，分别有许多美丽的珊瑚虫标本，这些标本被一一准确分类并贴了标

签：管状珊瑚、扇形矾花、软软的海绵、伞形珊瑚、海木贼、眼形珊瑚……贝壳标本：红底白点的印度洋王槌贝、价值 200 万法郎的棘皮王贝、喷水壶形贝、中国绿色帆贝、海介蛤、岩石螺、油螺、法螺、竖琴螺……

在特别的柜格中是星星般闪闪发亮的各种名贵珍珠：玫瑰色珍珠、青色珠、黄色珠、兰色珠。还有几颗鸽子蛋那么大的珍珠，一粒就值 300 万法郎以上！这尼摩船长从哪里弄来这价值连城的珍宝呢？我边看边想。尼摩船长说：

“教授先生，您是生物学家，一定对我的珊瑚、贝壳标本最感兴趣。但我的乐趣还在于，这一切都是由我亲手收集起来的。地球上没有一处海底能躲过我的搜寻。”

“可是船长，”我说，“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您的诺底留斯号船本身。是什么使它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太使我好奇了！还有，这满墙仪表都是做什么用的？”

“我说过，船上各部分您都可以自由参观。我随时可做您的向导。”船长说，“墙上是航行必需的所有的仪表：温度表、湿度表、风雨表、暴风镜、罗盘、六分仪、经线仪，白天和夜间用的望远镜、流体压力和可测海底各水层温度的测温计……而这一切都靠电驱动。”

“电！”我惊异得叫起来。

“别激动，教授先生，这不是陆地上所说的水电或火电，这是大海本身发的电。”他解释说，“我从海水中提炼钠，制出钠汞合金，用它制成比锌电池强许多倍的钠电池来供给诺底留斯号热、光、动力——供给诺底留斯号生命。这就是人类还没有充分利用的强大的动力——电力。”他指指墙上，

“请看这座钟就是由电驱动的。其精确度可超过最完善、最准确的机械钟；旁边这航速表也由电驱动，现在正指出我们的航速为每小时 15 海里。”

船的中央有一架垂直的铁梯通向一只小艇。当船浮出水面时，可乘小艇在海上漫游。船的前半部分约长 35 米。

往后是食品储藏室，中间是厨房，用电炉烧饭炒菜及供应清洁饮用水。厨房后面是可随时供应冷、热淡水的浴室。再往后就是长达 20 米的宽大的机器间，这是全船的心脏。这里装有直径达 6 米的推进器和直径为 7.5 米转速达每秒 120 转的涡轮，由本生电池装置驱动，能使潜艇以每小时 50 海里的速度航行。

“那么，您怎么能使它自由浮起或下沉？又怎么能随意停止在水下想去的适合深度？”我这学究气使我忍不住连连发问。

“教授先生，您将永远留在这儿，因此可以了解我潜艇的一切秘密，请随我回客厅，那儿才是我真正的工作室。”

船长取出一张绘有诺底留斯号平面、侧面及投影图的详细图纸铺在客厅的大桌上。耐心而又如数家珍般地向我讲解了这条船的一切。

船全长 70 米，中间最宽处为 8 米，宽、长比为 1：10。潜艇体积为 1500 立方米。双层船壳由 5 厘米厚的钢板制成，中间由 T 形铁支撑，因此船身坚固无比，能抵抗最汹涌的风浪。这条状如雪茄的潜艇下部是分隔成数间的密封储水仓。当这些储水仓灌满海水时，潜艇可下沉，排出这些水，潜艇就会象鱼儿一样自由浮起。

“我这船有强大的电力，”船长说，“上浮时，抽水机可以使船喷出高几十米的水柱。船上的主舱、副舱，纵斜机板等装置可以使船任意向上、向下、向左、向右行驶；操纵推进器还可以使船象氢气球迅速升空那样垂直快速上浮。在船头有专为领航员预备的玻璃仓房，凸形玻璃中间厚达 21 厘米。强烈的探照灯可以照亮前方半海里之内的海洋。”

“这可真是条奇妙无比的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当然！”尼摩船长激动了，“这是我最心爱的东西。在这艘船上有坚硬的甲壳、强大的动力使我不惧风暴，在海上海下独来独往。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好船。我设计、制造了它，我是它的船长。我爱这船象爱我的儿子。”他接着夸耀地说：“造这艘船耗资 200 万法郎。如果包括船上的珍藏，价值 500 万法郎以上。”

“那么，尼摩船长，”我说，“您一定很富有吧？”

“是的，很富有，无限富有。我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偿清法国政府欠下的几十亿国债？”

尼摩船长，这可真是一个神奇而又古怪的人物。

第四章

海底旅行——海底狩猎——奇妙的鱼

地球上海水面积达 3.6 亿平方公里，其水量相当于地面上所有河流 4 万年的总流量。陆地把海洋分为北冰洋、南冰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

太平洋海潮阔大缓慢，是五大洋中最大最平静的海。船在正午时分浮出水面。海上风平浪静，天空晴朗无云，只见一片汪洋，由于靠近日本海岸，海水微黄。

尼摩船长用六分仪测定我们的方位是北纬 80 度 7 分，西经 137 度 15 分，距日本海岸 300 海里。

“今天是 1867 年 11 月 8 日，”船长宣布，“我们将开始海底探险旅行。船下潜 50 米，向东北偏东航行。而您，教授先生，您可以随便使用我的客厅做您的科学研究。我告退了。”

船在水下航行。我陷入了沉思：这古怪的尼摩船长究竟是哪国人？为什么如此仇恨人类？他是个天才的科学家……我们被他偶然收留。他对我虽冷淡但还客气，可他从来不握我的手，也从来不向我伸出手来。

我看着桌上铺开的地图。我们处于日本人称之为黑水流的暖流中。它从孟加拉湾流出，受阳光照射而变暖，穿过马六甲海峡，沿亚洲海岸流入太平洋呈环弯状到阿留地安岛。这股暖流的纯靛兰色与太平洋的海水颜色截然分开。这就是海洋中的“江河”。诺底留斯号将沿这条海中的“江河”去探险。

这时，尼德·兰和康塞尔走进了客厅。看到眼前华丽的陈设和奇珍异宝，他们都吃惊得大叫起来。康塞尔这个分类迷径直奔到玻璃柜前喃喃低声，为众多的珍贵标本一一分类。尼德·兰却在关心逃跑的事，他赶快问我船长和我说了些什么，船上有多少人，有什么装备。他急急地说：

“奇怪，吃过午饭到现在，我什么也没见到，什么也没听到！连个船员也没见到。难道他们都是机器人？”

我劝他冷静些，别总想逃跑，随遇而安。到处看看……

“看什么？除了四壁铁板的牢房还有什么可看的？不逃怎么办？还不是盲目航行……”

话未说完，灯熄了。我们在黑暗中默不作声，谁也没有动。不知是祸是福在等着我们。

“这下咱们真完蛋了！”尼德·兰沮丧地说。

“看，水母目！”康塞尔低声说。

客厅玻璃处的嵌板打开了，外面的海水被船上的灯照得通亮，仿佛不是流动的海水而是流动的亮光。

“这太新奇了！”尼德·兰忘记了逃跑的事，“可怎么没见到鱼呢？”正说着，我们见到一条箭鱼。

“箭鱼属，硬皮科，固颞目。”康塞尔低声说。

接着游过一群箭鱼，它们扁身皱皮，灰白的身体上点点金黄在波浪中闪闪发光。它们背上有箭镞式的武器，尾巴两边是四排尖刺。又有象随风招展的台布般的鲭鱼，那种上半身呈黑黄色，肚皮淡淡玫瑰色的中国鲭鱼我很喜欢，它眼睛后面有三根刺。这种极为罕见的鱼，我以前只在日本出的一册图书中见过。

整整两小时过去，诺底留斯号周围游动着各式各样大群的鱼：青色的海婆鱼，带双层黑线条的海鲱鲷鱼，白色圆尾、背上有紫红斑点的虾虎鱼，兰色身子白色头的鲭鱼，彩色条纹鲷鱼，碧琉璃鱼，笛子般细长的笛口鱼，还有长1米的海鹌鹑，多刺的鳗鱼，2米长的海蛇，日本的火蛇……我们不断赞叹这奇妙景象。尼德·兰一一叫出这些鱼的名字，康塞尔把它们一一分类。这两位结合起来可称为真正的鱼类学专家。我则陶醉在这无限美景之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近

而仔细地观察鱼儿及其生活的海洋，也是第一次看到比空中的鸟儿还要多的全部中国海和日本海的鱼类标本，它们被电灯光吸引而游到船边，游到我们的眼前。我一面看得两眼昏花，一面想：

“这个奇怪的尼摩船长，果然自己另外创造了这么美好的世界！”

客厅里明亮起来，船边嵌板关闭了。光怪陆离的美景隐没在钢板后面。电动大钟指出已是下午 5 点钟。

晚餐是海鳖汤、白切海鲱鲤鱼肉、金鲷鱼肉片和鲤鱼肝。没有酒，只有清洁的淡水，尼德·兰感到可惜，但饭菜都很可口，我们很满意。

从今天起，我将把我每天的经历认真地作笔记。晚饭后，我认真做了此事，又读了些书，就回到紧挨尼摩船长舱房的我的房间，躺在铺满柔软的海藻叶的床上酣美入睡。

第二天，我穿起船长给我准备的用贝足丝织的衣服到客厅研究那众多的贝类标本和海洋植虫、植物标本；各处走走，观察墙上的仪表。这两天，尼摩船长没有出现，客厅嵌板也没打开。仪表显示诺底留斯号航向东北偏东，航速为每小时 12 海里，潜水深度为 50~60 米。

11 月 10 日，仍然冷冷清清。我到处走走看看之后，回到客厅，用海中大叶藻制的纸及用乌贼汁制的墨水写我的奇遇日记，这可是在陆地上没有想到过的新奇事。

11 月 11 日清晨 6 点，诺底留斯号升上海面补充氧气。我也走到平台上。天是阴天，海水发暗，水面平静无浪。过了一会儿，太阳慢慢出来了。阳光驱散了阴云，海面闪着火红

的碎光片，远远的天地一片片齿形的猫舌云，预示今天要刮一天风。这时，尼摩船长的副手拿着一架高倍数望远镜走到平台上，仔细观察四周后，向船舱内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后来几乎每天早上都是说这句话）：

“诺土隆——雷斯扑——罗依——维尔希。”

说完后，他就回去了。我也回到自己房中。这样又过了几天。每天早晨我们都可以上平台散步和呼吸新鲜空气，每天都听到同样的人重复那听不懂的同一句话。尼摩船长始终没有露面。

11月16日，我和同伴们从平台回到我房里时，见到桌上有一封信，信是用法文写的，字体有些古老，但很干净漂亮。

送交诺底留斯号船上的阿龙纳斯教授

尼摩船长邀请阿龙纳斯教授于明晨在我的克利斯波岛的林中打猎。希望教授能参加，并欢迎他的同伴们一起参加。

诺底留斯号船长 尼摩

1867年11月16日

“打猎！”尼德·兰先生兴奋起来，“还是去树林打猎！太好了！一定要去。”

“是去陆地上？森林里？”康塞尔有些奇怪地问：“尼摩船长只爱海。”

“我们肯定要去。”我说，“先弄清楚去的地方在哪儿。”

地图上的北纬32度40分、西经167度50分的地方就是克利斯波岛，它是1801年由克利斯波船长发现的。古代西班牙称之为洛加·德拉·布拉达岛即银石岛。我把这个位于太平洋北部的小岛指给两位伙伴看。

“如果船长想去陆地林中打猎，那一定是找荒无人烟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到客厅时，尼摩船长早在那儿等我们了。我忍不住问：

“先生，您不是早已和陆地割断联系了吗？怎么还会有在岛上的森林呢？”

“我没有说过是陆地上的森林，教授先生，”他说，“我的森林可没有阳光，也没有老虎、豹子那样的四足兽。我的森林是海底森林，它的一切只为我一个人而生长。”

“您没弄错吧！”我喊起来，“请我们步行到海底森林持枪打猎，那不是要淹死了？不可思议！”

难怪这么久没见他露面，一定是脑子有病大发作还没有好，净说些疯话。

他看出我的心思。早餐时，他解释说：“教授先生，别以为我自相矛盾，也别认为我疯了。我准备好一切潜水用具：密不透水的橡胶潜水服及铅底水靴，照明用的兰可夫灯，这些都不新鲜。我主要改进了水下呼吸系统。用厚钢板制造成卢格罗尔密封瓶，可贮满 50 个大气压的新鲜空气，用一条管子供应人吸气，另一条管子从图形透明面罩引出来作呼气用。这瓶气可供一个人呼吸 10 个小时。这样一来，就可以在水下行走及看清周围的东西。”

“那么，猎枪呢？在水下还能发射？”

“我改进了猎枪，用压缩空气代替火药来发射玻璃弹头的子弹。这种子弹象来顿瓶一样，内贮高电压，而外形与 4 号子弹相仿。什么猎物只要被这种子弹射中，就立刻被电击倒

下。”

我不再提问而急于亲身体验。在更衣室我看见墙上挂有十几套潜水服。两个船员帮助我们 4 人穿戴好这沉重的潜水服，给我们一人一支气流枪，腰里挂上一盏兰可夫灯，此时已是倍感沉重，寸步难移了。有人把我们推进一个很小的房间，关紧门，一片漆黑。几分钟后，一阵尖啸声，一股凉意从脚下升起。一会儿，小房间充满了海水，另一边门打开，一束半明半暗的光照着我们，我们便轻松地跨出小门，两脚踩在海底的陆地上了。我的脑袋在透明大圆球罩里晃来晃去，也不觉得这身衣服有多么沉重。只是紧跟着尼摩船长往前走。

阳光透过海水，可见到 100 米以内的物体。100 米外，海水由浅蓝渐渐深蓝而没入模糊的黑暗之中。头顶上是平静的无波的海面。

我们沿着海底的沙地逐渐向下坡前进。平细无纹的沙地被我们踩得吱吱作响。走了一会儿，我便见到满地的五彩缤纷，在阳光照耀下好象万花筒。我禁不住在圆罩里大喊大叫，可惜别人听不见。

这边是一片花坛，其实都是些棘皮动物和腔肠动物：变化不一的叉形虫，孤独生长的角形虫，纯洁美丽的眼形虫，蘑菇形的菌生虫，吸盘朝地下的白头翁……上边星星点点布满着红花石疣、海星、海盘车。它们随我们走路引起的水波翩翩起舞。这一片片花坛上还有许多软体的动物：海槌鱼，环纹扇；有会跳跃的洼形贝，朱红胄，袖形贝……我们头顶上是成群的管状水母，它们一连串天蓝色的触须随水纹在海里摆动。还有月形水母仿佛在用它那美丽淡粉色的伞在为我们

遮阳。发着磷光的半球形水母仿佛在为我们照路。

走过沙地后，又走了一个下坡，来到一片胶粘的泥地。上面满是厚厚的绿色海藻，走在上面极软而有弹性。头顶上海面上也是一片翠绿：有球形、管形海带，红花藻，仙人掌般的蔷薇藻。水深的地方植物呈红色，再深些，则长着赫色或暗黑色的海藻。正午的阳光垂直射入，没有了那七彩的折射。

我们继续前行，水深已有 100 米，只能见到一点微弱的阳光。前面不远处渐渐露出一堆堆模糊的黑影。那一定是克利斯波森林了。

这是些多么古怪的树木！这些高大的木本植物都笔直伸向洋面，光秃秃的没有半点树叶。也没有一丝枝条弯垂。所有的植物都没有根，它们只求一个支点，海水滋养它们垂直向上生长。有些树干上长出奇形怪状的小片。林中地上也没有什么草。森林颜色只有玫瑰红、洋红、青红、青黄、灰褐、古铜等几种。林中有 15 米高的古铜藻，茎在顶上长大的一束束瓶形水草，它们也都不会开花。

拨开这些树，我见到了活生生的孔雀彩贝和大红的陶瓷贝。而这些树只是随手拨而弯，一松手它们又恢复成垂直向上。这森林简直可称之为垂直线的世界。

树林旁还有许多海灌木丛，其间有花一般的脑纹状的珊瑚，触须透明的黑黄石竹珊瑚和石花珊瑚。一群群的蝇鱼、飞鱼、单鳍鱼在丛中游来游去。

走了好几个小时，已经太累了。我们躺在海草华盖下休息，互相交换着兴奋的目光。不一会儿，就昏昏睡去。醒时已到傍晚 4 点，我们起身活动手脚。我突然发现离我仅几步

远，有一只高 1 米的海蜘蛛，它斜视着我，扑过来，我惊慌失措。尼摩船长抢上前来，一枪托打死了它。

我认为这次旅行结束了。尼摩船长却示意我们继续前进，我们走到水深约 150 米的海底。阳光已经照不到这里，周围一片漆黑，只能靠摸索前进。我们打开兰可夫灯，看到前面是高耸的岩石绝壁，已没有可攀登的路。这里就是克利斯波岛，是陆地了。尼摩船长带我们从这悬崖处转弯，走上一条更难走而又陡的上坡。渐渐，前面露出了光亮，阳光射入浅海形成的七彩光罩在灿烂的花坛、草地上，在水深 10 米处，大群的鱼儿没头没头地在我们周围窜来窜去。船长突然举枪瞄准，一阵轻啸声过后，猎物倒下了。

这是一只体长 1.5 米的美丽的水獭。它有圆圆的耳朵和眼睛，胡须象猫一样，有四只掌形带甲的脚和团簇的尾巴。也许它是这一带海底唯一的四足兽。它栗褐色的光滑毛皮在俄国或中国市场上是十分罕见的珍贵皮料，估计它的皮价值约 2000 法郎。这珍贵的肉食动物已被人猎得太多而只有极少数幸存者生活在太平洋北极圈里。船长把猎物搭在肩头，我们又继续向前行进。

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显然在逐渐上坡，大片的细沙平原离水面仅 2 米。我们的身影在沙地上拉得很长，头顶上海面平静如镜，映出我们这些人大头朝下，肩扛着猎物猎枪，脚朝天在行走的可笑倒影。有几只鸟儿的阴影如风吹云片般地从我们头顶飞快掠过。尼摩船长再次举枪猎到一只大鸟。这是一只美丽的海鹅。

天渐渐暗了，我们行走了一整天也觉得累了。甚至感到氧气不太多了。远远看见一道模糊的光线，那是诺底留斯号的灯光在召唤我们回去。我边走边想想：再有 20 分钟我们就可以卸掉这身沉重而柔软的甲冑。自由地呼吸、说话，伸展四肢了……

尼摩船长猛回身把我按倒在地，大家也都跟着趴下。我抬起头，看见一个巨大的黑影闪着磷光，气势凶凶地游了过来——是一只可怕的火鲛！这条鲨鱼眼光呆板阴沉，大嘴巴上那些小孔中喷出闪闪磷光。巨大的尾巴在我们头上扫来扫去。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要知道，它那尖利的牙齿能把整个人咬成肉酱！幸亏这小眼睛的巨鲨视力很差，居然没有看见我们，只是用尾巴扫过我们又渐渐游远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能躲过这“海中猛虎”的钢嘴铁牙，真是个大奇迹！

半小时后，我们带着猎物回到诺底留斯号。我们对这次海底散步十分满意和兴奋。但抵不住极度疲劳，一躺在床上，我便昏然入睡。

第二天一早我照例上到平台，船副又在讲他每日必讲的那句话，我想这话也许是说“没有什么新发现”之类的意思吧。尼摩船长和船员们上到平台来收昨夜撒在后面的网。这一网打到了许多新奇的鱼：被称为丑角的海蛙鱼，长着许多触须的黑色喋喋鱼，满身红色花纹的波纹弩箭鱼，弯月形的鳐鱼，橄榄色的八目鳗，会放电的旋毛鱼，纹翅鱼、鳖鱼、加郎鱼，还有好几条 1 米长的鲚鱼，甚至还有三条金枪鱼。我估计这网鱼足有 1000 公斤。诺底留斯号常常在后面拖着网航

行，所以船上总有丰富多彩的新鲜鱼类食品。

我正要回房，尼摩船长对我说：

“您看这富有生命力的海洋！它和我们一起安睡，现在又苏醒了，在阳光照耀下开始新的一天！”他不说早安，只管发表自己的见解。

“海洋和人一样，有生命，有脉搏，有起伏，有循环，而盐、阳光、微生物才使海洋具有了动的生命。阳光使海水处处密度不同而形成顺流、逆流；赤道部分的海水受热蒸发快，而北极区域长年冰封，几乎没有蒸发，这就形成了海水的不断对流。海水中大量的盐如果都被提炼出来，可给地球围上一个10米厚的盐壳！海水中生存着无以数计的各种大量的微生物。它们吸收、消化盐及海水中的固体物质，制造出珊瑚和水螅，也使海水上、下层不断循环运动。这就是海洋的强大生命力！”

尼摩船长只顾高谈阔论：

“只有在海底，才有真正的生活。我将制造一座海底城市，象诺底留斯号这样每天能浮上来呼吸的集体海底住宅。这一定是独立、自主的自由城……”他挥了挥手，停了下来。一会儿，他问我：

“教授，您知道海洋有多深？”

“以前人们考察过，”我回答“北大西洋平均海深8200米，地中海2500米，南大西洋南纬35度最深，曾测得海深达15149米。”

“好，教授，”船长说，“确切地讲，现在我们所在海域，平均海深仅仅4000米。”说完他下到船里。我也莫名其妙地

回到船舱。

又是一个星期没有见到尼摩船长。副手每天观测后按时将航线一一标注在图上。每天，我们都一连几个小时通过客厅玻璃窗尽情观察海洋世界的秘密。真是百看不厌。

11月26日凌晨3点钟，诺底留斯号在西经172度上越过北回归线。27日，看见夏威夷群岛。我们已经航行了4860里（Lieue为法度量，每里为4000米），相当于19440公里。

诺底留斯号向东南方向航行。12月1日在西经142度上越过赤道。4日，我们见到马贵斯群岛和奴加依瓦岛的马丁海岬。这一带海上，也网到许多美丽的鱼：长着天兰鳍的哥利芬鱼，没有鳞甲的赤裸鱼，骨眶鱼和塔查鱼……都是餐桌上美味的佳肴。还有大群与墨鱼相象的枪乌贼，它们属于头足纲、双鳃目，法国人称之为水黄蜂，这种鱼也是一道美味菜。

通过客厅玻璃窗，我们还看到大群的软体动物，它们相互追逐，有时吃掉小鱼，有时又被大鱼吃掉。这种鱼的十几只腿脚在头顶上胡抓乱扒，挥舞扭动。我们航行了好几个钟头才穿过这些鱼群。

第五章

托列斯海峡——陆地上的两天——巴布亚土人

12月11日，我正在客厅读着一本书，尼德兰和康德尔看着窗外的海景。这里海水深1000米，只有大鱼偶然从窗旁游过。

“快来看！”尼德·兰喊我。

一团巨大静止的东西悬在海水中间。驶近些后，我们看到那是一艘船，一艘在暗礁上撞沉了的船。

船侧躺着，船壳很好，看来这艘船沉下来不过几个小时，三根断桅从甲板上不到一米处被砍下来，船向左舷倾倒。这景象实在凄惨！更惨的是甲板上还有四个男子的尸体挂在绳索上，显然他们是船上的水手，最后的时刻没能挣脱缠在身上的绳索。船尾跳板格上还有一位年轻的妇人，竭尽全力托举着紧紧抱住她脖子的小孩子，像一尊受难的圣母的雕像……我的心紧缩而跳动不止，这景象使我们默不作声。我看见几条巨鲨被人肉饵料吸引，游向这边！

诺底留斯号向前驶去，绕过了这艘沉船，只见船尾牌子上写着船名：

佛罗里达号，山德兰港

在这一带海中，时常能见到沉船的残骸，看到生锈的大炮、铁锚、链子……显然，这一带来往船只较多。诺底留斯号很少浮上水面。我们在船上孤独地生活着。

12月15日，我们浮出水面，见到社会群岛和被称为太平洋皇后的塔希堤岛。在海湾中，我们打了好几次鱼，打到很多鲜美的牡蛎。这可使我们大大地解了馋。这种东西吃几百个也不会腹胀。12月25日，我们航行在新赫布里义群岛间。中午时分，看到奥卢岛象一堆堆青绿的树林，有一座高高的山峰耸立在上面。我们想起今天是圣诞节，是基督徒热爱的家庭团聚日。尼德·兰很遗憾没能在家过节。

27日凌晨，尼摩船长走进客厅，手指着地图的一点：

“万尼科罗群岛，马上就要到了。”

这是拉·白鲁斯的探险船失踪的地方。我们一起走上平台。在偏北方向出现两座由火山形成的岛屿，60公里长的珊瑚岛围绕着它们。我们从狭窄的水道穿过，岸上红荫树下十几个土人惊奇地看着我们的船向岛上驶去。

历史记载，拉·白鲁斯和朗格尔乘罗盘号和浑天仪号于1785年受路易十六的派遣做环球航行，出发后不久就没有了消息。法国政府1801年9月28日派搜索号和希望号两艘大运输舰从布勒斯特海港出发去寻找他们，两个多月的寻找一无所获。1824年5月15日，圣巴士利克号航行到第克贝亚岛附近，狄勇船长从当地土人手中买到刻有文字的银刀柄，后来又收集到铁锚、小炮、船尾部断片。还有一口铜钟，刻有“巴赞为我制造”。这些东西经鉴定都是两艘船的遗物。半年后，杜蒙·居维尔也来到这一带海湾。经了解，知道拉·白鲁斯损失两条船后，曾在岛上造了另一条较小的船，他乘这小船出航后又一次失踪了……

“教授，您是否知道这第三艘船沉在哪儿了？”尼摩船长问我说，“没有人知道，只有我。请跟我来。”

在客厅窗外，珊瑚礁上盖满了菌生植物、翡翠海草、石竹草，无数的小鱼游来游去。在这之间，我分辨出锚、炮弹、绞盘铁架……这些就是那第三艘船的残骸，如今已被海洋生物盖满了。

尼摩船长取出一只黄锈斑斑的铁盒，上面还看得出有法国国徽标记，盒中发黄的一卷纸就是法国海军大臣给拉·白鲁斯的训令，边上还有路易十六亲笔签名和批语。

“这就是我从外面那残骸中找到的文件，”尼摩船长说，“拉白鲁斯和他的船员、他的船、他们的生命和财物，都永远沉没在这儿。对于海员来说，这是一座幽静的珊瑚坟墓！”

后来的三天，诺底留斯号急速向西北方向航行。1868年1月1日一大早，康塞尔在平台上对我说：

“祝先生新年好。祝先生一年顺利。”

“谢谢你的祝贺。”我半开玩笑地说，不过这一年顺利是指结束囚禁还是指能继续神奇旅行呢？”

“先生，这些天的航行太奇妙了。”康塞尔说，“但也真想不出能否有什么机会让我们重返家园。这尼摩船长正如其名字‘并无此人’一样不干涉我们的行动。那么顺利的一年里当指让我们能看见一切的一年……”

“尼德·兰怎么想的？”我又问。

“他可是个讲实际的人。看鱼和吃鱼并不能让他满意，他想念酒、面包和牛排；他想家，他一心想快逃回去。”康塞尔回答。

“好，再次感谢你的新年祝贺。也祝你一年顺利。”

1月2日，我们已经航行11340海哩，相当于21000公里，前面看到澳大利亚东北岸。这一带珊瑚礁暗礁长达1400公里，波涛汹涌的海浪猛烈冲击着礁石，奔腾澎湃，隆隆作响如炸雷一般。我们沿这一带危险海面驶过去没有停留。一群群嘉蒙鱼游弋在船边，还有青花雕鱼、锥角飞鱼、翡翠虫、海獭、槌鱼、马刺鱼、罗盘鱼、樱子鱼和硝子鱼。

1月4日，可以看到巴布亚岛的海岸。这里被航海家视为危险地带，海中布满暗礁，岛上居住着可怕的土人。巴布亚

(新几内亚)岛位于南纬 0 度 19 分至 10 度 12 分,西经 128 度 23 分至 146 度 15 分之间,面积约 16 万平方公里,此岛 1511 年被葡萄牙的佛郎西斯克·雪郎诺发现。300 年来,陆续有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的航海家,生物学家前来探险。

托列斯海峡是地球上最危险的海峡。诺底留斯号可以克服海中许多险情。但能否越过这险恶的珊瑚礁群?不得而知。尼摩船长亲自下到领航人笼间指挥航行。

我和两个同伴在平台上看着周围翻滚的恶浪急速砸向处处露尖的礁石上,变成无数碎珠落入海中。我们处境险恶。尼摩船长驾着诺底留斯号忽左忽右,躲闪着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礁石,如同有什么魔法般地在礁石间的海面滑行。下午 3 点,风浪更大,我们正前进时突然猛地一震,我摔倒在地,诺底留斯号右舷碰上一座暗礁。搁浅不动了。我爬起来时,尼摩船长和他的副手来到平台。尼摩船长既没有激动,也不失望反而十分冷静,仿佛胸有成竹。他仔细查看了一下,与副手交谈了几句。

“怎么样!”我忍不住问。

“只是个偶然事件。”他答。

“可您的船整个搁浅了!”我问道,“您怎么从这礁石堆回到海里去?这下该回陆地了。”

“教授先生,”他摇摇头说:“我们的航行刚刚开始。我还要陪着您呢,怎能回陆地?再说我的船毫无损伤。”

“可现在是涨潮,”我没有计较他讥讽的语气,“还会有什么力量使现在搁浅的船重回大海?要知道,太平洋可没有什么

么大潮水。”

“别忘了，尊敬的教授，”尼摩船长说，“这儿是在托列斯海峡，潮差为 1.5 米。今天是 1 月 4 日，再过 5 天月圆时，一定会涨大潮，您等着瞧吧。”说完，他径自回舱去了。

尼德·兰问我：

“这尼摩船长不准备抛锚入海吗？不用绞盘机把船拉出来？”看我没有回答，他耸耸肩，很内行地说：

“这下子，这条船只能论堆卖铁，不可能再航行了，咱们该和船长不辞而别了！”

“别急，”我说，“我们耐心等 9 号涨潮，看月球会不会热情地送我们回大海。不行的话再讨论逃走也不迟。”

“那我们就要求上岸走走。”尼德·兰急急地说，“这可是块陆地，这岛上有树，树下就有动物。它们身上有大块大块的肉！我真想马上咬它们几口！”

“先生不妨去问问尼摩船长，”康塞尔说，“让他同意我们上岛。哪怕只去走几步，别忘了在陆地上怎么行走也行呀！”

我决定为朋友们，也为我自己去试一试。不料，尼摩船长很热情而礼貌地一口答应了我的请求。甚至没有要求我们“一定保证返回船上”。其实我们也知道，真落到巴布亚土人手里还不如在诺底留斯号上当俘虏。

1 月 5 日，风暴过去，已是风平浪静。我们三人带上电气枪和刀斧，乘小艇迅速开往岛上去。

“哈！要吃大块肉了！要吃真正的野味了！”尼德·兰十分快乐，“再美味的鱼也不能一连吃两个月，该换个口味了！”

“别太乐观，”我有意说：“小心那些‘猎物’身材高大，

反而把猎人给收编了。”

“别吓唬我，教授先生，尼德·兰仿佛利牙如刀，狠狠地说：“就是老虎，我也得吃它的腰窝肉。”

“听着都害怕！”康塞尔说：“只要您能猎到野味，我立刻为您烤肉！我连火柴都带来了。”

8点半钟，我们的小艇到了格波罗尔岛。踏上岛上的土地，我们心情难以形容，难怪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陆地上，真有脚踏实地，心中平稳的感觉。

尼德·兰直奔一棵椰子树，打下几颗椰子砍开。我们争着喝了美味甘甜的椰汁，吃了香气浓郁的雪白的椰肉。尼德·兰又打了许多椰子要带回船去。我赶忙说：

“别急，看看岛上还有什么水果和蔬菜，多弄些品种，也给诺底留斯号的厨房弄些新鲜菜。”

“还有猎物呢？”康塞尔说，“现在我们一只动物还没有见到。”

“别急，”我又劝上了，“只是小心我们别被土人当成猎物了。”

“嘻嘻！”尼德·兰把牙咬得咯咯作响，开玩笑地说，“我可知人肉味的诱惑力了！”

“尼德·兰！”康塞尔急得大叫，“你疯了！我可不想哪天早上一觉醒来，发现身子被你咬去一半！”

“放心，我们是患难之交，不到紧要关头，怎么能吃你呢？”尼德·兰笑着说。

“这可没法放心，”康塞尔说，“赶快打猎吧！弄些肉堵上他的嘴。否则总有哪天的早上，只剩半个仆人服侍先生了。”

我们心情愉快，彼此说笑着走进森林。林中有一种被马来亚人称为“利马”的面包树，树干笔直向上，有40米高，树冠呈圆环形，中间垂下外表凹凸不平的球形果实。这种树每年有5个月都能结果供人食用。我们采下十几个上好的面包果，点上些干树枝，把切成厚片的面包果放在上面烤出香味，露出里面的白粉条，吃起来象又软又嫩的面包屑。

中午，我们又采到大量香蕉，马来亚人称之为“比桑”，意为生着吃。还找到很甜的芒果和极大的菠萝。

“怎么全是植物？”尼德·兰没有耐心了，“肉呢？这可不行！赶快找找，四条腿的有没有，或长羽毛的也行。”

“天黑以前我们必须回去。”我说。

“唉！”尼德·兰惋惜地叹气，“一上陆地，时光如箭呵！”

我们又采了些被马来亚人称为“阿布卢”的小豆状菜棕榈果，挖到一些上好的芋薯。临上小艇时，又发现几棵西米树。尼德·兰砍倒它们，剥去厚皮，取了很多粘满西米粉的长长的纤维片带回去。这些片状物，经干燥后，可以取得西米粉，做西米露是很好吃的。

晚上，我们满载而归。船上的人却没有我们这么兴高彩烈。吃过晚餐都早早歇息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乘小艇来到岛上。这次我们沿海岸向西行走，过了几条小河沟，美丽的翠鸟在小河边飞来飞去。走过一片草地，我们来到一片小树林，树林里大群的鹦鹉吵吵闹闹地飞来飞去。可我没听说过有谁来猎取它们吃肉。

穿过树林，又是一片长着灌木丛的草地。有许多美丽的鸟儿在空中飞舞。

“无双鸟！”我激动地喊。

“燕雀目，直肠亚目。”康塞尔紧接着说。

这种热带产的美丽的鸟是马来亚人对中国人的一宗重要贸易，但捕捉不易。我们白费了好些弹药，没有击中它。

中午，我们已经很饿了，康塞尔意外地打下一只鸽子和一只山鸠。我们急不可待地拔掉它的羽毛，就地烧熟，连骨头也没剩，全部吃光了。这里的鸟儿常吃肉豆蔻，烧熟后肉里象加了香料般异香扑鼻，味美无比。

尼德·兰一心盼望能猎到一只走兽，而我十分盼望能捕到一只无双鸟作为标本。我们继续前进，到了一座全是西米树的树林，我看着在空中飞舞的无双鸟，简直沉迷了。

“捉到了！捉到了！”康塞尔一边喊，一边举着一只无双鸟跑到我面前。

“太怪了！你居然能捉到活的无双鸟！”我惊奇地喊。

“是它自己醉了。我不过拣了回来罢了。”康塞尔恢复了平静。

果然，这只无双鸟吃了过多的豆蔻，醉得闭着眼睛，既不会飞，也不能走。我仔细观赏这美丽的鸟儿。这是一只“大翡翠”无双鸟，这是岛上的8种无双鸟中最大的一种，它小头小眼，黄嘴褐爪，浅黄色的头，翠绿色的项，腹部为栗色。它的翅膀由榛子色到端部渐变成美丽的朱红色。最美的是它的尾巴，长长的轻飘的尾羽上耸起两个三角形绿毛绒球，极富有诗意，飞在空中，柔软的尾巴画出优美的曲线。当地土人也称它为“太阳鸟”。我一心一意只想着怎么样才能把这美妙的东西带回我巴黎的博物馆去。

下午两点。尼德·兰终于打到一只肥大的野猪，这种林中野猪被当地土人称为“巴利奥唐”。加拿大人利索地收拾了它，切下六七块腰窝肉准备晚餐用。接着好运气来了，我们又猎到十几只肉味极美的袋鼠。

下午6点，我们回到小艇旁，急忙烧肉。这顿晚餐太丰富了。烧肉、两只山鸠；西米面条、面包果；水果是芒果、香蕉和菠萝；饮料自然是天然椰汁。真是太美味了！

“先生，”康塞尔说，“我们今晚可以不回去吗？”

“我们最好永远不回去了，行吗？”尼德·兰也附和。

话没落音，一块石头落在我们脚边，打断了鱼叉手的提议。接着，第二块圆石头打落了康塞尔正往嘴里送的烧山鸠腿肉。

我们举枪站起来，向四周观看。有二十几个手持弓箭和投石器的土人，远远站在小树林边，向我们扔石块和射箭。见此情景，我们飞快地收拾起所有猎物，仅用两分钟就逃上小艇，迅速离开。划出200米远时看到岸上的土人已增至百人之多。他们指手划脚大喊大叫。直追到齐腰深的海水中。土人的出现并没引起诺底留斯号一丝注意，没有一个人走出平台。

我顺着琴声来到客厅，尼摩船长独自在弹琴，沉浸在音乐的极乐之中。我连喊他几声，他没听见，仍然眯着眼睛弹琴，直到我用手去碰他。

“是您，教授，”他说，“收获不小？打猎也很好？”

“很好，”我说，“不过引来很多人呢？”

“什么人？”

“野蛮人。”

“野蛮人？”尼摩船长讥讽地重复，“您说他们是野蛮人，他们肯定比其它人更坏吗？对于我来讲，到处都是野蛮人。”

“我不过提请您注意而已，”我说，“得想什么办法阻止他们。”

“这事不用您担心。”

“可他们有一百多人呢！”我有些急。

“教授先生，”船长又把手放在琴键上，“哪怕是巴布亚岛所有的土人都来，也不能损伤诺底留斯号一丝一毫。”他又弹起琴，沉醉到音乐声之中……

我不放心地走上平台。只见许多火光在海岸那边闪跃，那些土人仍然守在海滩。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那些土人还在那儿守着，人数增到五六百人，最近的离我们400米远。这些真正的巴布亚人体色漆黑，身材高大魁伟，红色卷发披肩，牙齿洁白。人群中还有些女人光着上身，穿一条真正的草裙。他们都带着弓箭武器，不断地说：“阿洗”，“阿洗”。也许是想让我们上岸，我可不去。

11点钟，潮水上涨，土人越聚越多，但都退回岸上，也许是从巴布亚本岛或周围其它小岛聚集来的。

看来必须留在船上不能上岸了。我们在平台上用网抄随便捞些标本。无意中，我在康塞尔手中的小网里，一眼看到一只小贝壳。我控制住心跳，伸手拿了出来，却忍不住尖叫起来！这可吓坏了康塞尔这老实的仆人：

“先生的手被什么咬了？”

“不，没有，可我情愿用我的手指换取这新发现呢！”我兴高彩烈地把手中的东西举给康塞尔看。

“这不过是普通的红橄榄贝，橄榄贝属，栉鳃目，腹足纲，软体动物门……”

“你看仔细些，这可是只左旋贝！”我大喊。

天体行星自转公转都是由右向左；人们通常使用右手工作；人类的工具，器械、楼梯、钟表发条……都由右向左。这是自然规律。所有的螺、贝，几乎都是左转，极个别左旋的则为无价之珍宝了。

我们正陶醉在这宝贝中时，一颗石子打碎了这枚左旋螺。我绝望地大叫！气愤已极的康塞尔则举枪向土人射击。这一下二十几条土人的独木舟围了过来，箭如雨下射向诺底留斯号。我们赶快进船，关上通往平台的嵌板。

船长正在聚精会神地计算数学题目。我告诉他外面有好几百土人，真怕他们会上诺底留斯号。

“没关系，来多少都无所谓。”船长说。“这些巴布亚人很可怜，我不愿随便牺牲他们的生命。关上嵌板就行了。”说完，他就与我聊起了我们上岛、狩猎和其它事。我忍不住又提起搁浅的事。

“好了，教授，”他说，“不是搁浅。我的船不过是暂时歇在海床上。明天下午 2 点 40 分，我的船将毫无损伤地离开托列斯海峡。”

我退出客厅，回到房中；躺在床上却久久不能入睡。听得见船平台被土人踩得咚咚作响。他们大喊大叫震耳欲聋。船员们仍然不予理睬。

第二天，早上没开嵌板。直到中午 2 点 30 分，我没有看到尼摩船长，船也不象要起航。2 点 35 分，尼摩船长才到客厅。这时我听见沙沙的响声，感到船在微微颤抖。

“我已下令打开嵌板，”船长说，“我们马上开航。”

“可您开着嵌板，巴布亚人会不会进来？”我说。

“不可能。”船长说。“您可以亲自去看看。”说着，我们一起走到中央楼梯口，两位伙伴早在那儿。嵌板外，土人们吼着，一个土人刚摸着铁梯，立刻缩手后退，其它人一一试过，同样后退逃走。

尼德·兰走向扶梯，两手刚摸扶手，也被击倒在地。

“见鬼！这被雷打倒了！”尼德·兰说。

原来，船长将平台及扶手都通上了电流，使攻击者无法接近船边。这一来土人逃了。我们笑着安慰尼德·兰，他却还没消气，不断咒骂。

2 点 40 分，轮机转动，我们准时重新驶入大海。

潜艇以每小时 35 海哩的速度向西航行。1 月 11 日，航至韦塞尔角，1 月 13 日，航至帝汶海，看到东经 122 度的帝汶岛。这个小岛被那些称为“拉叶”的王公们统治。他们自称是鳄鱼的后代，岛上供奉鳄鱼，甚至把年轻的姑娘们喂这些鳄鱼！诺底留斯号从这儿转向西南驶去。我心中疑团重重，船要开往印度洋？回亚洲海岸？驶向地中海？还要往南行驶？难道会去南极……？

1 月 14 日，我们已不见陆地，只见一片汪洋。诺底留斯号时浮时沉，慢慢行驶。尼摩船长有时来和我探讨对海洋的研究。他告诉我，他测得海水在 1000 米以下时，任何纬度的

水温都是摄氏 4.5 度；他还观察到不同地方海水密度不同。

“教授先生，”他说，“淡水密度为 1 的话，太平洋海水密度为 1.028，地中海水密度为 1.030，爱奥尼亚海水密度为 1.018，亚德里亚海水密度为 1.029。”

我却在想我的心事：船长显然并未远离人来人往的海面。也许不久以后，他会带我们到欧陆近海……

有几天，诺底留斯号停了机器，只在海面以下几米深处漂着。有时，海水中满是发光的生动活泼的浮游生物，诺底留斯号在这发出神奇磷光的海水中漂浮几小时，其中还有海猪游来游去，3 米多长的剑鱼不断将剑锋碰到客厅玻璃，还有跳跃的鲭鱼、人头形的狼鱼及各种奔跑的鱼儿，在这发光的海波中画出一条条的花纹。我醉心地欣赏这美好景象，康塞尔不断低声为这些生物分类……一天天过去，我简直快忘记世界上还有另外不同的生活。

第六章

珊瑚墓场

1 月 18 日，我照例一早来到平台，船副也照例上来测量。今天风浪很大、天气也不好。副手说了一句与平常不同的话，尼摩船长上来对着望远镜向天边了望。望了很久，他不断和副手交谈，副手显得很激动。我细心注视他们了望的方向，只不过天水相交一条线。好奇心驱使我回到客厅拿来一架望远镜，准备看看他们发现了什么。刚举起望远镜就被尼摩船长

一掌打落在地。他两眼露出阴沉的光，仇恨充满胸膛地紧握拳头。我惊愕而不知所措，我一无所见。真不知这怪人尼摩船长怎么一回事。一会儿，他冷静下来。对我说：

“阿龙纳斯先生，您必须遵守我们的约定，你们将被关起来，直到我想放你们出来为止。”四个船员把我们三人押到最初关我们的屋子，送来了午餐。此时，我感到船在加速。

饭后，灯熄灭了。我感到不可遏止的困倦，两个朋友早已熟睡。显然，午餐里有安眠药。我强睁双眼力图抗拒睡眠，但不可能。我听见嵌板关闭，觉得自己全身发软、发冷，铅盖似的眼皮重重地盖住了双眼，我陷入了沉睡之中。

醒来时，发现我已睡在自己舱房中的床上。我走上平台。两个伙伴已在那儿等我。他们只是奇怪自己不知何时回到自己舱房去的。海面上没有船只，也看不见陆地。船副又在认真观测后说了每天都说的那句话。之后诺底留斯号下沉 15 米，继续航行。

一直到下午我都在客厅整理我的笔记。尼摩船长面色忧愁地进来，两眼发红地对我说：

“先生，您是医生吗？我记得，您的许多同事都曾学过医。”

“我做过好几年大夫和住院医生，后来才去博物馆。”我回答。

“请您随我来。”

我们走进船后部的一间舱房，床上躺着一个 40 岁左右的人。他受了重伤，头上的纱布已浸透鲜血，瞪着痛苦的大眼睛，不能说话。

我认真察看了伤情，他头骨裂开，脑子露了出来，上面

凝着血块。这是严重脑外伤引起的脑震荡。他呼吸极缓慢而无力。脉搏时有时无，身体在渐渐变冷。显然，这个人已经生命垂危。

“怎么会伤成这样？”我问。

这和你无关，”他说，“他为了救船副，自己受了重伤。伤情怎样？”看我有些迟疑。他又说，“不要紧，他们不懂法语。”

“已经无法救治。只能活两个小时了。”我实话实说。

尼摩船长发红的双眼流下了眼泪。在这以前，我认为他是个永远不会落泪的人。

再看这受重伤的可怜人，脸色渐渐惨白。生命在一点点地消失、一点点地离他而去了。

我回到房中，无法入睡。似乎听见悲叹及唱丧歌的声音。

第二天早晨，尼摩船长邀我和我的伙伴去海底散步。他没有提起那垂危病人的事。我们穿戴停当，与尼摩船长及他那十几个伙伴一齐下船。到海下 10 米的地上。

我们沿着下坡向前走，水深逐渐增至 25 米。这里有一条小路，路边长满珊瑚树丛，白光闪闪的小花象陆地上的“满天星”和“六月雪”。兰可夫灯光照在上面，鲜艳的枝叶梢上薄膜或细管般的花瓣不时颤动，伸手过去，雪白的花瓣就缩进红匣子里去了。珊瑚丛变成一团团圆圆的石丘。这种珊瑚因颜色血红而名贵，人称“血花”或“血沫”，在法国市场上每公斤价值 500 法郎。越往前走，丛林越密，形成了长长的拱形走廊。灯光照耀，路边是海虱形珊瑚和节肢蝶形珊瑚。两小时后，水的深度已到 200 米。这里已是粗大石树和海葛藤组成的高大树林。林中地下是各种珊瑚和贝类形成的光辉夺

目的地毯。

尼摩船长停住不走了。我回过头来，看见船员们站成半园，其中 4 个人肩上抬着什么东西。眼前的一片空地上竖着一个血红的珊瑚十字架。一个船员从腰间取出铁锹，走到十字架后面，开始挖坑，鱼儿被挖坑激起的海波惊得乱游。

原来，尼摩船长在这隔绝人世的海底建立了这么寂静的公共墓地，来埋葬他们死去的同伴。昨夜的可怜人显然已经死去。水手们把他抬到这里安葬。

尸体放进了湿润的坑穴中。尼摩船长两手交叉在胸前，其他人都跪下来为死者祈祷。我和我的同伴鞠躬致意。

仪式结束后，我们沿着来路走过长长的小路，穿过密密的珊瑚丛，回到诺底留斯号。这时已是午夜 1 点钟了。

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思绪万千。我走上平台吹着海风。尼摩船长也在那儿。

“那么，”我说，“昨晚那人被埋葬在珊瑚墓地了？”

“是的。”他忍不住哽咽“我们会永远记住自己的兄弟；珊瑚虫会永远把他封闭起来。”

“至少在那深深的海底，您死去的同伴可以安静地长眠，不受鲨鱼欺负！”我安慰他。

“是的，”他严肃地说，“不受鲨鱼和人的欺负！”

海底墓地的动人场面，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尼摩船长对人类不仅不信任，还怀有极大的仇视心情；不仅是逃避人类，还在用这可怕的潜艇进行可怕的报复。那死去的船员就是船长报复行动的牺牲品。

我们三人表面是船长的客人，实际是船上的囚犯和俘虏。

尼德·兰始终没有放弃逃跑的愿望。我也渴望自由，也想逃跑。但想到探索海底秘密就又令我振奋。只要能继续探索这丰富多彩的海底世界，我宁愿失去自由甚至不惜以生命来满足我的求知欲望。也许这就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学者的可笑固执。

我们渐渐航行至有人居住的陆地附近。这使我心情更矛盾。能否有机会让我们从潜艇逃往自由吗？

第七章

采珠场——海底通道——希腊群岛的秘密

1868年1月21日，我们已航行至印度洋。早晨的海水清澈透明，令人目眩。诺底留斯号接连几天都在水深100~200米处航行。除每天早晨我到平台上换换空气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客厅。或观察海洋生物，或阅读各种书籍，不断整理航海日记和研究笔记。我感到生活很充实。

海面上时时飞过大海鸥或其它海鸟。这使我们餐桌上增加了可口的水禽野味。诺底留斯号的鱼网打到一些缩着头的海龟。它们背后有隆起的甲壳。这些甲鱼的蛋才是美味珍品。

玻璃窗外出现了一些这里特有的鱼类：红背脊、白肚子的针鱼，色彩鲜艳的电鱼，没有尾巴的卵形鱼，海马、飞马鱼、鸽子鱼、风帆鱼、绒翼鱼、刺鳍鱼、波帝鱼，还有嘴如长枪管状的哨子鱼。它喷出一滴水就能杀死水上的昆虫。这一带海水中还有头上长刺的蝎子鱼，脑袋奇形怪状的两指鱼

和被称为海蟾蜍的丑恶无比的大头怪鱼。

我们的船速为每小时 22 海哩。24 日早，航行至南纬 12 度 5 分，东经 94 度 33 分，看见了企林岛上那美丽高大的椰子树。诺底留斯号继续向西北方向印度半岛驶去。

“前面快到印度了。”尼德·兰对我说，“这里有城市，有铁路，比巴布亚岛强多了。该准备逃走了。”

“不，”我很坚决，“它既然能到印度附近，也一定会去欧洲海。在这儿船长能让我们上岸吗？”

“还要他同意？我们自己逃！”尼德·兰坚持他的主张。争论中，诺底留斯号已经开始下潜，直到 3000 米深度。墙上水温计表示这里海水温度为 4 度。

第二天早上。诺底留斯号浮出水面，全天在海面航行。洋面上除了我们，看不见一条船也看不见陆地的踪影。下午 5 点钟，我和康塞尔在平台上发现周围出现了一些大片美丽的缸鱼。古人说，航海人遇到它们就会有好运气，但愿如此。我看到这是印度洋特有的带突瘤的缸鱼——阿歌那堤。它有 8 根触须，靠后退带着它美丽的介壳运动，象一只只竞赛的小艇。

“缸鱼可以离开介壳，”我看着海面对康塞尔说，“但它从来不开介壳。”

“尼摩船长就象缸鱼样，”康塞尔说，“他的船改称缸鱼号也许更恰当。”

诺底留斯号在这片铺满缸鱼的海面行驶了一个多小时。突然它们都收起触须，缩回身体、翻倒了船儿般的介壳，沉入水中不见了。

船潜入水下继续行驶。一大群可怕的鲛鱼出现在我们面前。巨大嘴里长着 12 排长牙的烟色鲛，脖子上长着眼状圆圈的睛点鲛，圆脸圆眼满身灰点的淡黄鲛和凶猛无比的虎皮鲛……它们的生长繁殖使这一带成了危险海域。

“真想到海面去。叉它几条鲨鱼！”尼德·兰在窗边挥着手中的假想的鱼叉，“多好的猎物！”他忍不住手痒得大叫。一条 5 米长的虎皮鲛从窗前游了过去。

1 月 27 日，在广阔的孟加拉湾口，我们见到许多尸体浮在海面，惨不忍睹。那是印度的死人，水葬后顺恒河流入印度洋。

晚上 7 点左右。周围海水呈现一片乳白，这就是著名的奶海。无数微小而无色透明的细微发光的滴虫聚集在海面，形成一望无际的白色海洋。以前曾有航海家在这样的白色海洋中航行过 40 海里。诺底留斯号无声无息地在这片雪白的泡沫中滑行，直到半夜时分才驶入平常颜色的海中。回头望去，天的尽头映着海的白色，仿佛北极的曙光。

1 月 28 日中午，我看见西边 8 海里远的陆地。那就是印度半岛南端的明珠——锡兰岛。我到客厅中查阅有关锡兰岛的著作。尼摩船长和他的副手走了进来：

“锡兰岛可是以采珍珠而闻名，”尼摩船长说，“阿龙纳斯先生，您有兴趣看看吗？”

“求之不得。”我当然对一切新奇事都有兴趣了解。

“现在还不是采珠旺季，”船长说，“但至少您可以看看采珠场。”他吩咐船驶往马纳尔湾，船副出去了。

“教授先生，”尼摩船长说，“在加利福尼亚湾、巴拿马湾、

孟加拉湾、印度海、中国海和日本海……世界各地都有人采珠，但只有锡兰才是珍珠的盛产地。每年3月份的30天里，在马纳尔湾将集中300条船、3000名采珠人来采集这里的珍珠。”

“他们靠潜水来采珠吗？”我问。

“是的，”船长答，“他们用一根长绳，一端系在船上，另一端拴块石头夹在两脚间，用半分钟时间潜到十几米深的水底采贝然后返回小船。听说有人在水下能坚持近一分钟。这可是个悲惨的职业。采珠人的身体和视力都倍受摧残。”

“如果能用上您的潜水服，效果一定很好。”我说，“这些采珠人一定可以赚不少钱吧？”

“不！”船长说，“他们为那些珠宝商人采珠。每采一颗珍珠只能挣一分钱！还得除去那些没有珍珠的珠贝。”

“太可恨了！”我气愤了，“才挣一分钱！”

“他们采的珍珠贝里大多数没有珍珠。”尼摩船长接着说，“而且他们只能在水中坚持30秒钟。很不容易呵！”他顿了顿，又转言道：“阿龙纳斯先生，您怕鲛鱼吗？”

“我，”我迟疑了一下，“我还没有习惯和这种凶猛的鱼打交道。”

“会习惯的，”船长说，“我们有武器。也许能猎得一条鲛鱼，那可很有意思！明天见！”

船长走了。我禁不住想到鲛鱼那呆板的眼睛、凶恶的大咀和那一排排尖利的牙齿。它一口就能把人拦腰咬断！直想得我脊背发麻，甚至觉得后腰疼痛。我随手拿本书看着，想驱散头脑中恐怖的感觉，但字里行间只看到一排排利牙和大

张的鲛鱼咀。这时，康塞尔和尼德·兰快活地走进来。

“哈，”尼德·兰高兴地说，“船长请咱们参观采珠场呢！”

“没说别的吗？”我木然地问。

“别的？”尼德·兰奇怪地反问，“能有什么别的？不过是到珍珠贝礁上走一走，很新奇！”

“先生，”康塞尔说，“给我们讲点儿采珠的事吧！”

“珍珠，”我开始讲，“诗人称它是大海的眼泪珠；东方人赞美它是凝固的晨露；女人们喜爱这些可以戴在手指、耳垂、脖子上的名贵珠宝；化学家看来，它是带胶质的磷酸盐和碳酸钙的混合物；而对于我这个生物学家来说，它不过是双壳类动物某个器官的病态分泌物。”

“软体门、无头纲、甲壳属。”康塞尔简直是个分类迷。但他俩仍极认真地听我继续讲。

“不过，”我说，“只有珍珠贝、乳白球贝和小纹贝才能在体内产生珍珠。它以一粒砂、小石子或其它什么东西为核心，年复一年分泌出包围它的珍珠层形成一粒粒珍珠。有时一个贝里会有好几颗珍珠，甚至有过一个珍珠贝里发现有150个鲛鱼！”

“鲛鱼？”尼德·兰疑惑地发问，“珍珠贝里会有鲛鱼？”

“什么鲛鱼，”我忙喊，“我难道说出鲛鱼了？可我要说的是珍珠。”接着，我又对他们讲述如何采珠，如何从珠贝里取出它们，如何按其成色及大小分等出售，如何制成各种珠宝首饰物……

“采珠危险吗？”康塞尔问。

“不，”我急忙说，“可是我要问问你，尼德·兰，你害怕

鲛鱼吗？”

“怕？”他反问，“别忘了我是捕杀它们的职业鱼叉手！您不也称我是鱼叉手之王吗？”

“在水中碰到它怎么办？”我有些战战兢兢。

“这家伙要咬人时会先翻过身来露出肚子，”尼德·兰边说边比划，“这时，只要一鱼叉扎过去……”

“先生要想去攻打鲛鱼的话，”康塞尔说，“他的仆人一定紧紧跟随。”

夜里，大群鲛鱼入梦，不时惊醒，一觉睡得很累。

清晨4点钟，我们乘小艇出发。艇上带着潜水服、短刀和小口袋，但没带兰可夫灯。白天到浅海水下，用不着它。6点钟太阳升起时，小艇已在马纳尔岛附近抛锚。这里水只有1米深。我们看不到其它小船，也没有采珠人。大家颇费气力地穿上潜水服，每人腰间有一把匕首和口袋。我看见尼德·兰手中挥着他的鱼叉。

我们在水中行走，水渐渐没顶并越来越深。太阳照到水中。成群的鱼儿象草地上的山鸡惊得一哄而起，海底铺满各种贝类：印度洋特有的牡蛎——胎盘贝、满月贝、波斯朱红贝、多角岩石贝、角形螺贝、鸭子贝，还有能发出微微亮光的带甲水母。齿形蛙、卑格鱼、其丑无比的单性鱼、会吃椰子的大蟹及一些龟鳖在岩石间慢慢爬行。7点钟，我们走到采珠场。尼摩船长指给我看那些岩石上的无数珍珠贝。那是些外壳凸凹不平，带有淡淡青纹的小纹贝。尼德·兰急忙拣那些最好的塞到小口袋中。

又走了一阵，眼前出现一个宽大的石洞。我们跟着尼摩

船长进到洞中，走下较陡的斜坡，到了昏暗的洞底。船长指着一件东西让我们看。走近前去，才发现这是一个巨形车渠贝，宽 2 米多，估计它有 300 公斤重。这个巨大的珍珠贝比诺底留斯号客厅那个喷水池还要大。

尼摩船长把短刀插入半张开的两片壳中间，用手拨开它软软的膜皮。在里面，我们看到一颗有椰子那么大的圆圆的珍珠。它可以自由移动，半透明的球体发出无比美丽的宝光。我禁不住伸出手去，想亲手摸摸它，掂掂它的分量。但船长挡住了我，抽出了短刀，两片介壳立刻合上了。

原来，这是尼摩船长自己的又一个秘密。他不止一次来这个只有他才知道的岩洞，象中国人和印度人那样自己亲手养殖了这颗特大宝珠。有朝一日他认为这颗珠子已长成时，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取出来陈列到他客厅的玻璃柜中。这颗硕大无比的宝珠，价值至少是 1000 万法郎！

出了这岩洞，我们在采珠场四处走走看看，彼此用手势交流。一会儿，尼摩船长打手势要我们站住。顺着他的手看过去，不远处，一个黑影在晃动。我立刻头皮发紧想到了鲛鱼。可错了，那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印度黑人，一个可怜的采珠人。这人显然为生计所迫，提前来采珠了。他两脚间夹着一块石头，绳子通到海面的小船。抬起头可以望见他的船底。

采珠人潜到 5 米深的海底，把能采到的小纹贝塞到腰间的口袋中，升上水面，倒进小船，然后再潜下海底，上下不过半分钟。可怜的人忙于采珠，没有也不可能发现我们正躲在旁边看他劳作。每次他仅能采十几个珠贝。近半小时，他

已往返十来次了。

忽然，他受了惊吓，猛然往上一跳想浮上海面。一条巨大的鲨鱼正张开大咀冲向采珠人。他奋力挣扎，躲开了那血盆大口，但被鲨鱼尾打倒，沉入海底。见此情景，尼摩船长猛举手中的匕首刺向鲨鱼。鲨鱼正俯冲下来要吃采珠人，发现了尼摩船长这个新敌手，立刻翻转身体露出肚皮向尼摩船长咬来。船长矫捷地闪过，举刀刺入鱼腹。

受伤的鲨鱼怒吼着，鲜血染红了大片海水。勇敢的船长举刀乱刺，但没能刺中要害，鲨鱼疯狂地搅动着浑浊的海水，挣扎着，眼看船长性命难保。尼德·兰准确地投出鱼叉刺中鲨鱼心脏，它抽搐着，翻滚几下，死去了。

船长没有受伤。我们赶忙把采珠人救上海面他的小船中。好一会儿，采珠人睁开了眼睛，惊奇万分地看着我们几个圆圆的球壳脑袋围着他，颤抖着双手接过尼摩船长塞给他的一小袋珍珠。他一定以为是超人的神灵救了他的性命。

回到小艇，除下头盔，尼摩船长第一句话就说：

“谢谢您，尼德·兰师傅。”

“船长，那是我对您的报答，”尼德·兰说，“我该报答您。”

船长露出淡淡的微笑。

几分钟后，我们乘小艇回去时，又见到那被杀死的鲨鱼的尸体。这是一条印度洋中凶狠的黑鲨鱼，有8米长。其大无比的咀里有六排尖牙。有十几条鲛鱼游过来，大啃大咬地吃着鲨的尸体。

9点钟，我们已回到诺底留斯号。我想着尼摩船长的勇敢无畏、想着他对受穷苦的人充满爱心。我把我的想法说给尼

摩船长听，他说：“是的，这个印度人是受压迫的穷苦人。我的心至死也向着他们，向着这个国家。”

1月29日，锡兰岛渐渐消失在天边。我们已航行了16220海里。1月30日，我们向西北偏北的阿曼海驶去。阿曼海位于印度半岛和阿拉伯之间，是波斯湾的出口。我奇怪船长为什么向这不能通行的海湾航行。我和两个朋友谈论此事。

“阿龙纳斯先生，”尼德·兰说，“咱们在这船上囚了3个月之久，船长怎么会冒险到欧洲海？也许在阿曼海绕个弯子再退回去？何时能逃掉？”

“还是要忍耐，要等机会。”我心中没底，只能盲目地劝他。

2月7日，诺底留斯号已小心地从海下驶入红海。红海是《圣经》传说中的名湖，没有其它河水流入，但它永不干涸。和波斯湾一样，红海也没有通路。诺底留斯号时而上浮，时而潜入水下航行，躲避着往来的船只。

2月8日，经过摩卡港之后，诺底留斯号靠近非洲海岸在水下航行。从客厅窗子望去，见到水螅类——普通海绵，这是比珊瑚更低等的植虫类。

红海、地中海盛产海绵。海绵繁殖很快，每块价值150法郎。这里海绵形状各异。人们给它们起了美妙恰当的名字：花篮、羚羊角、孔雀尾、海王手套……这些水螅附在岩石上和软体动物的介壳上，铺平了所有的凹凸之处。海水中还有形状美丽的水母，枪乌贼和条纹甲鱼等千百种鱼儿。

2月9日，诺底留斯号航行到红海最宽的海面。我和尼摩船长在平台上交谈。

“教授，”他说，“您喜欢红海吗？”

“喜欢。”我说，“是您的诺底留斯号使我大开眼界。”

“可您知道红海为什么被称为红海？”

“大量朱红色三棱藻使海水呈红色，所以被称为红海。”

尼摩船长兴致勃勃地讲起古代传说：以色列人被法老军队追至这里。海听到摩西的召唤，涌上来淹没法老军队，救了以色列人。

为表示这种神奇，
海水变成鲜红，
除了“红海”的称呼，
再没有别的名字了。

船长又讲起苏彝士运河的开凿，讲到考古学家将会在这一带有大量惊人发现……

“真可惜苏彝士运河没有开通，”他说，“可咱们后天到地中海时，您可以看到塞得港的长堤。”

“后天，”我太惊奇了，“地中海？您这船能飞过去还是从地底钻过去？”

“不错，”船长说，“我发现了在地下的确有通道。我称它为阿拉伯海底通道。这通道直达北路斯海湾。”

“怎么发现的？”我问。

“用您的专业——生物学推理。”船长解释说，“我长年在海上航行，发现地中海和红海有许多完全相同的鱼类。如蛇鱼、飞鱼、车鱼。我在红海捕捉它们，在尾上套上铜环放回海中。几个月后，在叙利亚海岸发现了我放掉的带记号的鱼。这说明一定有个通道使海水从红海流入地中海。我仔细搜寻，

终于找到了它，冒险通过了它。如今，我也请您一起走走这阿拉伯海底通道吧。”

“当晚，诺底留斯号浮在北纬 21 度 3 分靠近阿拉伯海岸附近。2 月 10 日，水面上见到几条船。我们潜入水中航行，躲开这几条船后，我们又浮出水面。这时，在诺底留斯号右舷发现一只海马。这就是古代传说中的美人鱼。

“人鱼目、鱼形类、单官哺乳亚纲、哺乳纲、脊椎动物门。”康塞尔忍不住又在分类。

“我还从没打过这种东西呢！”尼德·兰一句话表露了他猎人的本性。

“那您就试试手吧。”尼摩船长说。

尼德·兰马上回去取来鱼叉，登上小艇。同去的还有七个船员。当然少不了我和康塞尔。尼德·兰手握鱼叉在小艇前端。驶近海马时，看到它长方形的脑袋和身体，后边拖着长长的尾巴，上颚有两枚大尖牙。尼德·兰老练地投出鱼叉，一声呼啸，海马沉入海中，水面一片血红。小艇追逐着受伤的海马。

忽然，这受伤的海马转身向小艇扑来，一口咬住艇边，我们都被撞倒在地。尼德·兰又投一叉，打中了海马的心脏、海马带着鱼叉沉了下去，一会儿肚子朝上露出水面死了。

诺底留斯号用滑车把它弄到船上，它足足有 5000 公斤重。船员们把它宰割储藏起来。午餐时，我们品尝了烤海马肉片，其鲜美程度超过小牛肉。

我们又在这儿猎到尼罗河海燕和尼罗河鸭子，为我们的餐桌添了几样新菜。

晚上 9 点 15 分，我们在海面上看见不远处有闪光。

“那是浮在水上的灯塔。”船长说，“马上就到通道口了。您愿意随我来指挥这船吗？”

我随他一起来到领航员笼间。船沉入海底，沿着海岸十分陡峭的岩石边小心地前进。船长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不断搜寻着。10 点 15 分，一条宽阔深黑的隧道在我们面前出现。尼摩船长亲自把舵，诺底留斯号冲进隧道。只听船周围沙沙的激流声，红海的水流带着诺底留斯号箭般地冲向前方。我心跳不止，几乎停止了呼吸。这时，船长放开手中的舵轮说：

“好了，地中海到了。”

我看看墙上的电钟，10 点 35 分。仅仅 20 分钟，我们已顺着水流穿过了苏彝士地峡。

天刚亮，诺底留斯号浮出水面。我的两位伙伴也来到平台。

“生物专家先生，”尼德·兰略带嘲笑地说，“您的地中海呢？”

“已经在地中海了。你们看看，前面是什么？”

尼德·兰揉揉眼睛，惊叫起来：

“天呵！塞得港长堤！真是地中海！”尼德·兰激动万分，接着说，“好，先生，这下该商谈一下逃走的事了。现在真到欧洲海了。我可不想被船长带到别的什么地方，该逃了。”

“我想，”我说，“也许我们再等一段时间，当这次海底探险结束时，也许船长会让我们离去……3 个月或半年……”

“半年？”尼德·兰显然不满，“您总说再等等。再过半年

这船会在哪儿？中国吗？还是什么别的地方？您没见咱们现在就在欧洲海？这是多好的机会？此时不逃更待何时？您还盼这尼摩船长会给我们自由？”

“当然，”我说，“不能指望他自愿放我们走，可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利用机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不会有第二次机会的。”

“如果夜晚，这船正巧浮上水面，又正巧在欧洲海这儿，我们为什么不逃？如果离海岸近些，我们泅水就能成功。”尼德·兰坚持。

“别忘了，”我说，“尼摩船长每次都躲开有船只来往的航线在水下行驶。所以劝你们还是耐心等。只要真有好机会，我会和你们一起逃走。”

果然，一连两天，诺底留斯号远离海岸线或潜到很深的海底航行。我打算化些时间来研究一下希腊岛的鱼类，可客厅嵌板总没有开。墙上仪表显示出潜艇正驶向康地岛方向。记得我搭上林肯号时，这个岛上正在举行反抗土耳其统治压迫的起义。

2月14日晚，尼摩船长来到客厅，打开两边的嵌板，心事重重地踱来踱去，默默地望着窗外的海水。我则习惯性地走到窗前，看着游到窗前的各种鱼类。

我看到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海鳅的亚惠虾虎鱼，古埃及人视为神鱼的磷光鲷鱼，身上长满红点的翼手鱼，还有能紧贴在鲨鱼腹上的印鱼……忽然，在鱼群中间出现一个人。这人腰间挂着一只皮袋子，他用力划着水游过来，还不时浮出水面去吸气。

“船长，”我喊，“快，救救这个遇难的人！”

船长走到窗前，对外面那人作个手势，点一点头。那人靠近玻璃向船长打手势后，游远不见了。

“别担心，教授，”船长此时才说话，“这是尼古拉，是西克拉群岛著名的潜水能手。他在海里时间比在陆地时间多，能从这个岛潜到那个岛，一直到克里特岛。”

“您认识他？一个陆地上的人？”我问。

“我为什么不能认识他？教授先生。”船长说着，打开大玻璃柜旁的保险柜，取出一条条的东西放进一只盖上写有“动中之动”的小铁箱。原来那都是些金条！他摆满了一铁箱的金条，估计有 1000 公斤重，价值 500 万法郎。我奇怪他哪儿来这么多金条？要把这么多金条送到哪儿？干什么用？

船长完全不介意我在场。他装满铁箱后，写了个地址，字体象是古希腊文。他按电钮召来 4 名船员，费力地将小铁箱推出去，用滑车拉上铁楼梯。

“晚安，先生。”船长丢下惊讶不止的我，径自离开了客厅。船浮了起来，我听见脚步声、松开小艇声、小艇划走声。两小时后小艇回来，诺底留斯号又潜入水底。

第二天，我把这种令人好奇的事告诉了两个伙伴，他们也很惊奇。下午，我在客厅整理考察笔记，忽然觉得很热，甚至难以忍耐。我以为我可能要生病，脱掉了贝足丝的衣服。看看墙上仪表显示我们在水下 20 米处，温度 42 度！尼摩船长走了进来。

“我们在哪儿？”我急忙问，“怎么会热成这样？”

“请您看吧。”船长边说，边打开嵌板。

窗外海水沸腾般地翻滚，硫磺质的气泡一阵阵从白色水流中升起。我试着把手放到玻璃上，立刻热得缩回手来。

“我们现在在桑多林岛附近，”他接着说，“这一带海底火山活动频繁。你不想看看这海底火山喷发的奇景吗？”

诺底留斯号停下。窗外海水中因含大量铁盐而由白转红。我看见海底赤红色的火焰，这火焰的亮度超过了船上的灯光。我仿佛嗅到那令人窒息的硫磺味。温度还在上升，我全身湿透，喘不过气，好象被人煮熟了一样。

“不行了！”我对船长喊，“不能再待在这儿了。”

“是的，”船长平静地说，“再留下来是不太谨慎了。”

诺底留斯号离开了这里。一刻钟后，我们浮上海面，我重新呼吸清凉新鲜的空气。

2月16日，我们离开希腊群岛，继续航行。希伯来人称地中海为他们的“大海”；希腊人称之为“海”，罗马人称之为“我们的海”。这里气候适宜，沿海的陆地广种各种果树，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海水面积200万平方公里。

可惜尼摩船长似乎并不喜欢这里。诺底留斯号以每小时25海里的速度航行。浮上水面时看不到什么陆地，只有远远的天际。这肯定使我们的尼德·兰师傅失望了。

在亚德里亚海口，我们看到三条大头鲸、几头圆头圆脑的海猪和十几条白肚皮黑毛的海豹，人们常戏称它们为“和尚”。康塞尔还看见一只背上有3条棱骨突起的两米宽的大海龟。

我们通过利比亚海峡，潜入深海航行，这里只能见到一些大鱼的黑影缓缓地游过。

诺底留斯号继续深潜，来到地中海沉船最多的海域。穿过这些沉船残骸后，往直布罗陀海峡驶去。这一带沉船残骸越积越多，简直就是寂静和死亡的坟墓。潜艇迅速而无情地驶过这些残骸。2月18日早晨3点钟左右，到达直布罗陀海峡口，几分钟后，我们便驶在大西洋水面上了。

第八章

维哥湾的财宝——沉没的大西洋洲——海底煤矿

大西洋面积为2500万平方公里。在古代除迦太基人外，几乎无人知晓。大西洋南端为所有航海家都惧怕的合恩角和暴风角！三个半月时间，我们航行的路程超过绕地球一周之多。诺底留斯号还将驶向何方？

我们登上平台。远远可以望见圣文孙特角。海面波涛汹涌，刮着南风。海浪冲击使我们无法在平台上站稳，诺底留斯号颠簸不止。我们回到舱房。尼德·兰满脸失望，心情沮丧。

“朋友，”我劝他，“现在还有希望。不远就是法国，英国。过几天也许有机会逃走。”

“不！”尼德·兰盯着我，坚决地说，“今夜我就想逃！依我看今天就是好机会。天黑，又刮风，夜里也许离西班牙海岸只有几海里远。”见我不作声，他站起来走近我说：

“食品、工具我都准备好了。晚上9点您在图书室等信号。”

“可是，”我说，“海上风浪大得很。”

“必须逃。”他说，“为争取自由就要冒险，哪怕送了命！明天，也许我们已经自由了。上帝保佑！今晚9点见。”

不容我再说什么，他出去了。还能说什么呢？我也渴望自由，而且有言在先，有机会就一起逃走；但我又感到惋惜，离开这船就等于中止正在进行的海底研究，多么可惜！

我没有什么行李，只有这几个月的海底研究笔记。我一边整理着，一边想如果尼摩船长发现我们的逃走计划将会怎样？我想再见见尼摩船长，又怕被他一眼看穿我的心事。我自己关在房里胡思乱想，心中烦躁难耐，这一天真是漫长而难过的一天。

晚7点钟，胡乱吃过晚餐，我来到客厅。这几个月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儿观察研究和整理笔记，我的生命全部集中在这儿。多想再看看窗外的海水和海水中奇妙的景象，可嵌板紧闭着，隔开了我和这未知的大西洋。

通往船长舱房的门半开着。我走过去，房中无人。屋里还是那样朴实严肃和带有僧家味道。墙上有几幅画，我以前进来时从未注意过。那是些古代和近代的英雄：哥修斯哥、波查里斯、盎尼达斯、俄康乃尔、华盛顿、马宁、林肯和约翰·布朗的铜版肖象画。我猜想尼摩船长崇敬这些英雄，自己也愿做一个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者和保护者；他可能自己就是这次美洲可怕内战中的一位英雄；也许那整箱黄金就是送到康地岛起义人手中……我似乎发现了他生平的秘密，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到……沉思被钟声打断。我回到客厅，大钟指到8点，罗盘指出我们向北航行，压力表指出现在水深60米，

航速仍为 25 海里。

我回到自己舱房，加了件外衣，穿上海靴、戴上水獭皮帽子。我惶恐不安地盼着、等着。快到 9 点了。我到半明半暗的图书室站在门边等尼德·兰的信号。

突然，推进器停止了转动，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感到一下轻微的冲撞，诺底留斯号停在大西海底的地上了。我心中很不安，想马上找到尼德·兰，劝他改变计划……尼摩船长推门走了进来，他没注意我的失态，亲热地说：

“我正要找您呢，教授。您知道西班牙的历史吗？”

我因紧张而昏乱恍惚，一时语塞。

“我在问您呢，教授，问您关于西班牙的历史。”船长又说。他没有开灯，躺在一张安乐椅中。

“呵！”我如梦初醒，“知道不多，不多。”

尼摩船长从容地讲起 1702 年西班牙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战争。我机械地坐在他近旁浅浅的阴影中，茫然失措地听着，弄不懂他为什么突然大讲此事。

“……法国海军大将夏都·雷诺，指挥 23 艘战舰护送运送大量金钱的船队开往西班牙，在维哥湾遭到英国战舰的追击。1702 年 10 月 22 日，将军已是孤军奋战，为不让这大笔财富落入敌人手中，他英勇抵抗到最后，放火烧掉了运财富的船并凿穿了船底。这笔财富连同这位英勇的将军都一起沉到海底。”

我没有听出这其中有什么使我感兴趣的，只是茫然地问：

“那么，后来呢？”

“什么后来？”他说，“是现在。我们现在就停在维哥湾中，

只要您愿意，请往窗外看。”

我同船长一起站起来走到客厅。窗外是船上的海员，身穿潜水服在黑沉沉的沉船残骸中清理那些破败的木桶和木箱。在他们手下是流水般的无数金条、银元和珠宝。他们的脚下成了一片金银财宝的海底沙滩。

这儿就是那运财富的船沉没的地方。这批本应运给西班牙人的大笔财富沉到这里，只属于尼摩船长这唯一的继承人！船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把千百万金银财宝装到诺底留斯号的舱底，或送到他想送去的任何地方。

“先生”，他打断我的思绪，“我只须拣拾人们丢掉的东西。象这儿一样，在我的海图上标有千百处船只失事地点。现在，您明白我确实是有无穷财富了吧？”

“我明白了。”我略带惋惜地说，“但您打捞它们有什么用？你在海下什么也不缺。您自己也这么说的。”

“您以为我辛辛苦苦打捞财富是为我自己吗？”他急辩道，“这世界上有多少被压迫者要复仇？您不知道这世界上有无数受苦人要救济？难道您不明白……”

可能后悔和我说得太多，他突然停住不说了。我猜对了，尼摩船长虽然生活在海底，他寻求到了另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可他毕竟是一个人，一个疾恶如仇而又极富同情心的人。现在我知道在克里特岛时，他送出的金子是干什么用了。

第二天一早，尼德·兰沮丧地来找我：

“太倒霉了。我们正要逃，船长却把船停在海底不动！这鬼家伙！”

“那是他正在他的银行办公呢！”我开玩笑地说。

“什么银行？在海底吗？”尼德·兰问。

我把昨夜的事讲给他听。他后悔没有闯进客厅来亲眼看看这个“银行”。但他又说：

“我只当这一鱼叉落空了。可事情不算完，看看今晚的机会吧。”

诺底留斯号向西南偏南航行，背向欧洲。船浮上水面，我上到平台时，尼德·兰早已在那儿向四周张望了。天色阴沉象要起风，四周茫然一片汪洋。尼德·兰气极败坏地极力渴望能在什么地方发现陆地。

正午，测得诺底留斯号方位是南纬 33 度 22 分、西经 16 度 17 分。从海图上看，这里离最近的海岸也有 600 公里。看来是没有逃走的可能了。我把这消息告诉了气愤已极的加拿大人，回到客厅，继续我的海洋研究。

夜里 11 点 30 分时，尼摩船长出人意料地来约我作海底夜间旅行。他没有提议我带上同伴。于是我们俩人穿戴好，他递给我一支手杖，一起出发了。

常人无法想象能在大西洋海底 300 米处散步。船长指给我看大约 2 海里远处的一团淡红色的微光。我们朝这微光走去。脚下是海藻和泥泞，很难走。我们走得很慢。海底的地面不断上升。这时，我听见头顶上刷刷地响，有时声音很大，连续不断。原来是下大雨了。我本能地想到没有带伞，身上要淋湿了。又想到我身穿厚厚的潜水服已在水中，只能听见雨声而不会弄湿身体，不禁好笑。

地上是铺满植虫和海藻的石头，很滑，幸亏带一支手杖，我才没有摔倒。渐渐走上一片平原，那淡红的光团越来越近，

越来越亮，染红了一片海水。船长信步前进，我在后边紧跟，边走边想，尼摩船长在找什么？是在找一座海底城市吗？他显然很熟悉这条路，可那发光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

眼前越来越亮，那团光由红变白，从山那边照过来。在这光的照耀下，在这神秘的海底，他黝黑而坚定魁梧的身影显现在晶莹的海水中，有如海中的神灵。

直到清晨 6 点钟，我们走到这山前的乱石丛林边。这是一片被海水淹没而矿化了的死树丛。这里没有绿叶、只有黑黑的枝干象剪影般地矗立。林间小路上堵满海藻。甲壳动物在脚下乱爬乱动。我们沉重的脚步惊起一群群鱼在死树枝干间穿游。我兴致勃勃地紧跟这不知疲倦的引路人。

由于在水中受浮力作用，我奋力向山顶攀登而没有感到吃力，却觉得自己能象羚羊一样灵便地跳过山涧、象山羊那样轻快地爬上山顶。回头望去，我们已经爬到近 250 公尺高，但向前看是 500 米深的悬崖绝壁。而那光明的来源是远处的一座火山。阔大的火山口喷出硫磺火石的急流，挟着海水，团团地升起又流下来，象一个巨大的火炬照着前面这一望无际的海底平原。

这绝壁下的平原上现出了一座荒废、颓败的城市废墟。有港湾、宽阔的道路、倒下的庙宇、破损的拱门、巨大的园柱、坍塌的屋顶……简直是沉没海底的庞大都城！

尼摩船长走前，捡起一小块石头在一块黑色玄武岩石上写下了：

大西洋洲

我心中一震！原来这里就是柏拉图记载过的大西洋洲！这

块陆地就在我眼前！

柏拉图在书中写到过的大西洋洲，位于南纬 20 度至北纬 40 度，比非洲及亚洲陆地面积之和还要大。这个洲曾有过 900 世纪的古老文明历史，其统治力量曾达到埃及，甚至要把威力伸展到希腊。许多个世纪过去，一次强烈的地震和特大洪水给大西洋洲降下了大灾难。仅仅一天一夜的时间，整个大西洋洲完全没入海水之中。只有洲上的最高峰的山尖露出海面，成了散落在大西洋中的若干小岛……

我真想跳下这悬崖，走遍这曾经辉煌的大陆，考察那些洪水前期的伟大城市。尼摩船长手扶在藓苔剥落的石碑上，呆立不动。他也在想，是想那消失得无踪影的古人吗？

我们都静静地站在山顶，欣赏那火山光耀下的广阔平原，感受火山爆发时隆隆的声响和动人心弦的震动，静观这眼前沉没的城市废墟……我们最后再看了一眼这火山、这平原、这城市、这大西洋洲……船长向我挥挥手。我们走下山岭，依原路回到诺底留斯号时，曙光已照亮了海面。

近中午我才睡醒。看看客厅的仪表，诺底留斯号仍向南航行，水深 100 米，航速每小时 20 海里。

我对康塞尔讲述了我夜间的旅行。从客厅窗外还可以望见那沉没了的大陆的部分残迹。康塞尔没有激动反而显得心不在焉。原来海水中无数的鱼儿早吸引了这个分类迷的注意力。于是，我们又一起做鱼类研究。

大西洋的鱼与以前见到的鱼没有显著的区别。这里也有 5 米长的鲭鱼、3 米长的黑色鲛鱼、月形金口鱼，还有长 8 米，成群结队游过的旗状一角鱼，这是一种吃水草叶的鱼。

诺底留斯号象只在空中飞行的氢气球，忽而浮上海面，忽而在海底丘陵间慢慢穿过，有时又在海底不平坦的乱丛间盘旋。我只管站在窗前欣赏海洋生物的美景直至深夜却毫无睡意。直到嵌板关闭，才不得不去休息。

一觉睡醒时，已是早上8点钟。平台上已听得见有脚步声，压力表指示诺底留斯号已浮出海面。我走上平台，但四周漆黑。难道我睡过头了？又到了黑夜？抬头看看，天上连一颗星星也见不到。

“是您吗？教授。”黑暗里有人问我。

“尼摩船长，”我回答，“是我。可我们在哪儿？”

“在地下。”

“可压力表和我的感觉，明明是在海面上浮着呢！”

话没说完，探照灯光驱散了浓浓的黑暗。四周高耸的岩石围绕着平静的水面。诺底留斯号停泊在岸边。头顶上是高约600米的穹窿的圆顶，顶上有个小圆孔，看见了蓝色的小块天空。

“这是个死火山的中心，”没等我问，尼摩船长说，“地震使海水流入火山内部，熄灭了火，形成这样一个秘密、安全、方便的港口。在这儿完全不用怕大西洋风暴，也不会被人发现。”

“可怎么到这儿来的？一定有什么地方通向大西洋海。”我说。

“您睡觉时，我们从海底的天然水道潜到这儿。”

“不错，”我说，“是个好地方。可您的诺底留斯号并不要找停泊的地方，您要这港口有什么用？”

“可诺底留斯号需要电，需要钠。生产钠就需要煤。”船长解释说，“这儿是我的煤矿，我们在这儿采煤，从海水中提取钠。燃烧煤的烟从火山口冒出去，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个活火山。”

我想看看他们采煤。尼摩船长说：

“这次不行，我们这次不采煤。只有一天功夫取些以前存在这儿的钠然后继续赶路。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在这儿随便走走，看看这个咸水湖。”

我们划小艇靠了岸。尼德·兰一心想找找这山洞能否有出路。在湖边刚走一会儿就禁不住埋怨：

“真可惜，这开口在山顶却不在海平面。”

我们沿着崎岖狭窄的山路走着，发现洞中的岩石间居然生出几棵树；还有大戟草和样子凄凉的向日葵；细小可怜的野菊花无力地长在伸着细长叶子的芦苇脚下。还有可爱而散着微香的紫罗兰令我兴奋。几个月看到的海底花草是不会有香味的，而香味是花的灵魂，我喜欢紫罗兰。

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蜂窝，于是点起草叶树枝，熏跑了蜂，采到好几公斤香甜的蜜。回头看看，诺底留斯号平台上、堤岸上有船员在往船上搬运东西。我们头上居然有几只鸟和鹰飞过，我们正后悔没有带枪，尼德·兰已经用石头打下一只肥胖的鸫。

下坡后走到一片草地，满地是海鸡冠草、穿石草和海茴香。还爬着龙虾、大盘蟹、长手蟹和数不清的蚝蛤、磁贝、岩贝和编笠贝。忽然发现一个铺满细沙的岩洞，我们高兴地躺在沙地上休息。尼德·兰赶快用手拍打岩洞壁，说是看看有

多厚，能否挖通逃走。我们不禁笑了起来。这个人真是固执，一言一行永久不忘记他的逃跑计划。我们三人在洞中说笑着，一会儿都睡着了。

“有水！”康塞尔叫道，“我的衣服湿了。”

原来是海水涨潮。根据自然平衡法则，外面的海水上涨，洞里的海水也同样上涨。我们穿着被浸湿的衣服逃离那岩洞，回到船上。

诺底留斯号航向不变。暂时不会回欧洲海了。可是它将去哪儿呢？我们驶过大西洋暖流，来到萨尔加斯海。这儿简直是一片真正的草场。因受环形暖流的影响，海面上满是厚厚的一层昆布、海带、黑角菜等形成的草叶堆，船头冲角也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把它冲开。诺底留斯号潜入水中行驶。萨尔加斯是西班牙语“海藻”的意思。这片海中盛产海藻和爱吃海藻的介壳类和鱼类。

到3月12日，我们一直向南航行了19天。海上看不到岛屿也看不到陆地。看来不可能逃走，只有跟着尼摩船长南下了。

这些天，船长很少与我交谈。他也常常在读书。我看到他又在看我的那本关于海底秘密的书，书边上写满批注，驳斥我的理论。有时，他在夜间弹琴，沉闷忧郁的乐声在黑暗中回响。

诺底留斯号几乎整天整天地行驶在渺无人迹的海面，只有一次我们曾被一艘捕鲸船追逐。尼德·兰兴灾乐祸地想看这船如何对付我们这条“铁鲸鱼”，但尼摩船长命令下潜，这使加拿大人惋惜不止。

这一带多见大型鱼：5 米长的条纹鲛、贪食凶恶的大海狗、3 米长的疯魔海猪……

3 月 13 日，我们的方位是南纬 45 度 37 分、西经 37 度 53 分。我们将在这儿进行海底深度探测。过去人们曾在这儿测过 14000 米、15000 米深，但没测到海底。

诺底留斯号开始下潜。我则与尼摩船长在客厅里观察仪表和窗外的海。很快，压力表显示我们已潜过了大部分鱼类可以生存的水层。在 1200 米深时，我还看到 6 孔海豚、望远镜鱼和榴弹鱼。

我紧盯着迅速旋转的压力表。1 小时后潜至 6000 米，海水汪洋无物，十分透明；又过 1 个小时，潜至 13000 米，还没有感到快到海底；到 14000 米深时，见到带黑色的尖顶从海水中显现出来，这可能是属于海底的喜马拉雅山。诺底留斯号继续下潜，我甚至感到船身的颤动，真怕海水会压坏这坚硬的潜艇。船掠过海底岩石的斜坡，我居然看到一些介蛤类、蛇虫类、活的刺虫类和某些海参。潜到 16000 米深时已看不到任何生物了。此时我们看到的景象更为壮观。显然，我们已在坚实的海底。

周围是从未受过日照的宏伟的岩石，没有生物的岩洞平滑而黝黑，这一切看上去仿佛是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的大作。我们隔着玻璃窗给周围的景色拍了许多照片，离开这海底的深谷。仅仅用了 4 分钟，诺底留斯号象飞鱼般冲出水面又落回水面上来。

诺底留斯号继续向南行驶，难道他真要去南极？我开始认为尼摩船长大胆狂妄，简直是疯了。

尼德·兰变得沉默不语。3月14日，他和康塞尔来到我房中。

“先生，”尼德·兰说，“我只想问一个问题，这船上有多少人？”

“按计算和设计能力，这船上的空气够625个人呼吸24小时。但这条船上至多不过十几个人。”

“这对3个人来说也是过分地多了。”康塞尔低声说，“尼德·兰，我劝你还是听天由命，好好忍耐吧。”

“听我说，”我又说，“船长总要回到有人活动的海区，到那时才会有机会。还是忍耐些。

加拿大人没说什么，摇摇头走了。

“请先生理解他，”康塞尔说，“他不爱生物，对分类也不感兴趣。他不是一个先生那样的学者。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回到祖国，去一个随便什么酒店，过陆地人的正常生活！”

我当然理解尼德·兰，也了解我忠实的仆人康塞尔。

第九章

鲸鱼之战——冰山和南极——冰层下脱险

3月15日，诺底留斯号在水面行驶，海上风平浪静。我们在平台上了望。

“看！”加拿大人喊，“鲸鱼！在东边！要在捕鲸船上该多好！”他一边喊一边挥着手中想象的鱼叉。

驶近时，看见不是一条，而是整整一群鲸鱼向我们游来。喊声惊动了船长，他也走上平台。

“这是一群南极长须鲸，能使整队捕鲸船发大财。”

“我们打一条怎么样？就象在红海时追打海马那样。”尼德·兰“猎性”难改，请求道。

“那时是为我们大家补充鲜肉。现在只为杀害而捕杀它们太残忍了。要知道，随便捕杀会使它们在世界上绝灭，那不太可惜了吗？”片刻，船长指着西边说：

“看，那边来了群大头鲸。这是海中猛兽。它们会伤害长须鲸，应当消灭它们。”

“那么，”尼德·兰赶快说，“现在正是时候，为了长须鲸的利益，我来……”

“不用您冒险，用诺底留斯号的冲角就行。这武器大大胜过您的鱼叉。”船长并不介意尼德·兰的耸肩，继续说，“对这群凶狠的大咀利牙的动物绝不能怜悯！”

大头鲸足有 25 米长，它巨大的脑袋占身体的三分之一。咀里有 25 枚 20 厘米长的粗大牙齿，每只牙足有 2 公斤重。我们决定去追杀它们，营救那些只会吃些藻类的善良的长须鲸。我们回到客厅，船加速冲向大头鲸。诺底留斯号成了最厉害的巨大鱼叉，毫不留情地从大头鲸身上穿过去，留下两半片蠕动的尸体。一条又一条，我们从水面追到海底，直杀得波涛汹涌翻滚，连尼德·兰也不禁拍手称快。1 小时后，剩下的大头鲸四散逃命，海水又恢复了平静。我们浮上海面，大家都跑到平台上。

诺底留斯号浮在一群被撕烂的尸体中间，几海里内海水

都被染得一片血红。船长问及尼德·兰有什么感受时，尼德·兰说：

“这是场厉害又令人害怕的大屠杀景象。不过我是个渔夫、猎人。我还是更喜欢用我的鱼叉。”

这时，一条受伤的长须鲸漂过来，这不幸的东西满身都是被大头鲸利牙咬的洞，已经快死了，在它受伤的鳍尖上挂着它已无力救护的小鲸。诺底留斯号靠近它。两个船员上去挤鲸奶，竟然有两三吨。我们品尝了这还带母鲸体温的鲸奶，其味如牛奶一样鲜美。船长打算用它来制成黄油和奶酪。

从这天起，尼德·兰对尼摩船长态度更不好，常常以敌视的目光看船长，更不爱讲话了。

诺底留斯号沿西经 50 度向南行驶。在南纬 55 度我看到有漂流的冰块。前面已是南冰洋，南面的天边是令人眼花的眩目冰带。它预告着将有成群的冰堆或冰层。

越往南航行冰块越多。它们现出迷人的紫色或淡淡的绿色，象水晶又象巨块的大理石。漂流的冰岛上飞着成群的海鸟、棋鸟和海鸭，它们吱吱喳喳吵个不停。有的飞到诺底留斯号上，啄得铁甲咣咣作响。

尼摩船长在平台上指挥航行。巧妙地躲开冰块的冲击，小心地从窄窄的航道通过这些由冰块、冰山、冰田、浮冰、冰圈及冰流形成的重重障碍。气候明显变冷。我们穿上厚厚的海豹皮衣，很暖和。现在在这一带，每天还能有短短几个小时的白天，再过些时候，南极一带黑夜将长达 6 个月。

3 月 16 日早 8 点，诺底留斯号沿西经 55 度切过南极圈行驶。

“也许，”康塞尔说，“到不能继续航行时，他会停止的。”

我只觉得这冒险航行很痛快，一心只顾欣赏这冰山奇妙的美景：这边象是建有无数尖塔和寺院的东方城市；那边又象已倒塌的罗马古城。时时可以听到冰山倒下来的轰鸣声，可以看到冰块落入海中激起高高的巨浪。这时，诺底留斯号便深深地潜入水中，听任头顶上隆隆作响。

3月17日，层层厚冰块堵住了我们的航路。诺底留斯号向冰层猛冲，固执地挖出一条水路继续航行。此时，罗盘指针已开始乱摇乱晃，看来我们已接近南极磁圈了。3月18日，经过几十次无结果的冲击，我们被冰山困住了。正午，太阳出现时，测得船的方位为南纬67度39分，西经51度30分，船已相当深入到南冰洋地区了。海洋变成了崎岖不平、凌乱无序的冰原，大锯齿形的冰峰和悬崖连绵延伸到天边，发着灰白的光。诺底留斯号与这海水一起被牢牢地冻住了，仿佛连声音甚至空气都冻住了。

“从来没有人能越过冰山！”尼德·兰对我说，“再强大有力的人也不可能超越大自然。这下您的船长只能停止前进了！”

“可我真想知道这冰山后面是些什么。”我说。

“是什么？早知道了，”尼德·兰说，“是冰，还是冰，永远是冰！”他接着说，“这下，尼摩先生只有回到北边，往北返航！”

船长走上平台，观察周围的冰块。

“尼摩船长，”我说，“咱们现在可是真的进退两难，被困住了！”

“您认为我们已不能脱身？”船长问。

“现在并非解冻季节，当然无法脱身。”

“陆地上的思维。”船长冷冷地说，“我们不但能脱身，而且一定能到南极去！”

“到南极？”我没有掩饰疑问和惊奇。

“是的。”他坚定地说，“冰山水面以上部分与水下部分的高度比为 1：3。眼前这些冰山高度不过 100 米，那么它水下部分不过 300 米。我的船潜到 300 米以下是很容易的，而且我们的潜艇有足够的氧气可以坚持多日不上浮。一切条件都齐备，只差行动了。我们将从冰下的水路去从没人去过的南极。”

我当然愿意和船长去探险。但伙伴们反应就不一样了。康塞尔一如往常：

“随您先生的便。”

尼德·兰不断耸肩，对我说：

“我看您并不真能到南极。真是两个可怜人！只怕有去无回了。”

我在平台最后看一眼即将穿越的冰山。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气温零下 12 度，无风。十来个船员用尖镐凿开冻在船周围的冰块。我们迅速回到船中，开始下潜。

潜到 300 米处，可以看到冰山底的不规律的波纹，潜到 600 米时，海水温度为 11 度。诺底留斯号沿西经 52 度向南极驶去，航速每小时 26 海里，照此情况，有 40 个小时就可以驶到南极了。

3 月 19 日，客厅仪表显示诺底留斯号正在逐渐减速，它

小心地往水面升起。“咚”地一声，我们碰到厚厚的冰层。此时潜水深度为 910 米，说明这里的冰山在地面上高度为 300 米。几次小心上浮，都碰到天花板样的顶。我小心记录下每次碰点的不同深度及方位，获得了罗列在海水下面冰山的图像。

晚上，冰层渐渐减薄，约为 400~500 米深。次日清晨，只有 50 米厚的冰。我紧盯压力表指针，诺底留斯号小心地渐渐上浮。在 3 月 19 日早 6 点，我们终于浮上了海面！

我正奔上平台。远方已没有了冰块，一片深浅层次不同的蓝色的大海。空中是鸟儿的世界，海里是鱼儿的世界。此时温度为摄氏 3 度。我心跳不止。我们真到南极了吗？

诺底留斯号继续航行至一座小岛，高约 200 米，周围一条狭窄的水道把它与一片广阔的陆地分开，看不到陆地的尽头。我们带上测试工具和仪器，划着小艇到了陆地岸边。

“先生”，我拦住刚要下艇的康塞尔对船长说，“这是您发现的大陆，首次登陆的光荣属于您。”

“对，”船长说，“除了我们，没有任何人留下过足迹。”

他轻快地跳上沙滩，攀上岩石，交叉两手激动地朝我们喊：

“先生，请您上岸吧！”

我们跳下小艇，万分激动地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

这片荒凉陆地上植物稀少。岩石上有些黑色苔藓丛生，还有些红色、猩红色的黑角菜象是被海水冲上岸来的。

沙滩上有许多小蚬、蚝类和贝类。还有些珊瑚树及海参。空中无数的鸟儿在飞翔、鸣叫。蠢笨可爱的企鹅象身着

礼服的绅士，拥挤在岩石上，扑打着短短的翅膀，古怪地大声叫喊。有些企鹅还一扭一扭地亲热地聚到我们身边，它们并不惧怕人类。美丽的红眼圈的南极水鸟象鸽子般大小。天空中时时飞过巨大的信天翁，它们展开的翅膀有4米宽。还有爱吃海豹的弓形海燕、海棋鸟和南极特有的灰白色海燕。这种灰白海燕身上脂肪丰富，如果插上一根灯芯，几乎可以直接点着了。岩石洞窟中飞出很多肥笨的潜水鸟，它们叫起来居然象驴叫那么难听。

我们焦急地等待正午，等待太阳升起。在南极，只有正午的片刻有可能出太阳，没有太阳就不可能做任何观测。太阳一直没有出来，我们只好返回诺底留斯号，等明天再来观测。

在诺底留斯号的鱼网里，我和康塞尔颇有兴致地寻找着南极特有的鱼类。果然找到10厘米长的南极刺鳍鱼和南冰洋软骨奇鱼。

第二天，我们又乘小艇从另一地点靠近陆地。没走多远，遇到一大群海豹。这些温和的海中哺乳类动物有的躺在地上，还有的躺在倾斜的冰块上，也有的在海里游来游去，它们并不在乎我们从它们近旁走过。

“它们不会伤人吧？”康塞尔问。

“除非受到攻击，”我说，“海豹为保卫自己的子女，会把渔人的小船弄成碎片。”

“这应当属于正当防卫。”康塞尔严肃地说。

走了几步，忽然听见岩石后面隆隆的吼叫声传来。

“是水牛音乐会吗？”老实的康塞尔很风趣。

“是海马音乐会。”我说，“它们玩耍或打架就大吼大叫。咱们去看看。”

我们费力地爬上岩石，眼前是大片白色的平原。成群的海马正在快乐地玩耍、大吼大叫。它们厚厚的皮呈褐色，满是皱纹的身上长着短短的粗毛。上颚两颗又白又硬的虎牙长达 80 厘米，比大象的牙坚硬而且不易变黄。人们为了得到它美丽的牙齿，每年捕杀量达 4000 只。长年下去，它们终会有一天因此而灭绝。这真太可惜了！

11 点钟时，浓云密布，太阳没有露头的意思，真令人焦急。要知道，明天 21 日是春分，这以后将有 6 个月在南极见不到太阳。要等到 12 月 21 日才能再见到太阳。无可奈何，只有等明天最后的机会了。

在海滩上，我意外地捡到一只美丽的海龟蛋。浅黄色的大蛋壳上长着神秘的线条和花纹，收藏家为此珍品一定能出 1000 法郎。康塞尔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这珍贵的标本带回船上，摆进客厅的玻璃柜中。

3 月 21 日清晨 5 点钟，我上到平台时，尼摩船长早已在这儿焦急地观察着天边。早餐后，我们带上仪器，乘小艇上岸。

9 点时，天空晴朗，浓云飞散，水上也没有了雾。我们向一座尖尖的山峰吃力地攀登。11 点钟到达峰顶。脚下是一片雪白耀眼的冰面。北方，太阳已露出了一角。回头望去，是广阔无边的岩石和陆地。

11 点 45 分，太阳象金盘一样出现，把它最后的光芒撒向这荒无人迹的大陆上。船长聚精会神地观察良久，在 12 点正

时，他严肃而冷静地说：

“南极！”同时把手中的望远镜递给了我。镜中，地平线把太阳分割成相等的两个半圆。

“教授先生，”尼摩船长手扶我的肩头说，“我，尼摩船长，1866年3月21日在南纬90度上到达南极点。我占领了这片众所周知的土地。我将用我的名字为它命名。”

说着，他展开一面黑旗。旗中间一个金黄色的N字。他回转身，面对残阳激动地大喊：

“再见！太阳！落下去吧！让6个月漫长的黑夜覆盖在我的新领土上吧！”

第二天，天气很冷，气温只有零下12度。诺底留斯号潜至300米深，以每小时15海里的速度向北行驶。晚上，它已行驶到冰山下巨大的冰冻壳下面了。

客厅嵌板完全关闭。我在认真整理探险笔记。五个半月，我们在海洋航行达14000海里（合56000公里）。多少新奇可怕的事使我们的航行惊心动魄：克利斯波林中狩猎、托列斯海峡搁浅、珊瑚墓地、锡兰采珠场、海底隧道、桑多林火海、维哥湾的亿万金银、大西洋洲、南极……奇特的经历一幕幕晃过我眼前，令我难以入睡。

凌晨3点钟，猛烈的冲击惊醒了我。我刚坐起来就被抛到屋子中间。我摸索到客厅，仪表显示水深360米。看来，诺底留斯号碰到了什么，它靠右舷倒下，完全不动了。

外面人声嘈杂，脚步纷乱。一会儿，尼摩船长面露不安地走了进来。他径直走到桌边，仔细看看地图，又看看仪表和罗盘。

“船长，”我问，“是偶然事件吗？”

“不，”他答，“这是次意外事件，可能比较严重。我们触礁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

“一座冰山倾倒时，碰到了诺底留斯号，又把我们顶起来。”船长解释，“我们正大量排水上升，设法改变处境事。”

嵌板打开，诺底留斯号两边都是雪白耀眼的冰墙。上、下两边也是同样的冰层。我们被困在一个冰洞里了。这洞有20米宽，里面是平静的海水。这四面冰墙把探照灯光反射出七彩柔光，神奇而美丽，令人赞不绝口，几乎忘记危险处境。

诺底留斯号关上嵌板，快速冲向前方的冰块，前端一撞，停住不动，显然是冲角碰到了冰块；船又改往后退。

我拿起一本书机械地看着，企图掩饰心中的不安。

“先生看的书很有趣吗？”康塞尔问道。

“很有趣。”我眼盯着书，漠然答道。

“我想是的。先生看的书是先生写的。”

可不是，我在看那本我写的《海底的神秘》。我合上书本，来回踱着。两个伙伴也茫然地站在客厅。

8点25分，船的尾部撞到冰块。我脸色发白。和康塞尔、尼德·兰三人面面相觑。尼摩船长走进来：

“这翻倒的冰山堵住了所有的出口，我们被封锁了。”

我们成了冰山的俘虏。船长两手交叉在胸前，仍然那么冷淡和严肃。

“先生们，”他镇定地说，“目前情况下，有两种死的方式：一种是被压死，另一种是被闷死。船上的食品足够大家吃两

个月的，因此不可能被饿死。我们现在被困在冰下，所存的空气还够使用 60 小时，因此必须力争在 60 小时之内脱身。只有一个办法——凿冰逃生！”

诺底留斯号慢慢下沉到 350 米海下停止不动。几分钟后，从窗外可见到十几名船员身着潜水服，手拿工具在冰地上。尼摩船长及我们的尼德·兰也在一起。经测量后，开始挖冰，挖下的冰块自己浮到上面，我们下部冰层在减薄，上层冰顶增厚。两小时后，我与康塞尔和其它船员下去替换他们继续挖冰（潜水服装及设备只有十几套）。我们轮流紧张地工作了十几个小时，挖掉约 600 立方米的冰块。大家努力顽强地一米一米地挖掉下面的冰层。3 月 26 日，大家已疲劳得握不住铁锹了，求生的欲望使我们还在拼命坚持，竭尽全力地挖冰。回到船上时，我和尼摩船长一边计算，一边详细商讨解救自己的新方法。因为气温很低，我们一面在挖冰，周围的海水也在渐渐冻结，这可是个危险的征兆。只有加热海水，升高周围温度这个办法了。

我们抽进海水，加热至沸腾，然后把高压热水喷向船外。3 小时后，外面温度为零下 6 度。又过两小时，温度升到零下 4 度。挖冰的工作继续顽强地进行。

3 月 27 日，船内空气明显已渐渐浑浊，令人窒息，此时只剩下最后 1 米的冰层需要挖去了。我们总不能在这最关键的时候被闷死在这铁壳里！尼摩船长决定用增加潜艇自重来压碎这最后的冰层，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试一试还有生还之望。

船长命令将所有储水柜充满了 100 立方米的海水，诺底

留斯号重量增加了10万公斤重。我们忘记了脑子嗡嗡作响的痛苦，象赌徒般地抱着这最后一线希望等着，盼着。

我听到诺底留斯号颤抖着下沉，冰层被压得破裂，发出象撕纸一样的新奇的聲音。突然我们象被突然的重量坠得一下沉了下去，挣脱了厚厚的冰层，象铅块般地迅速沉入海底。诺底留斯号又迅速排出储水箱的海水，开动强力推动器，从冰层下面猛冲上去。几个回合，撞碎上面的浮冰，升上海面。

嵌板打开，真正的新鲜空气涌入诺底留斯号各个角落。这时间必须记住，是3月28日中午12点30分。

我记不得是如何奔上平台，猛然大口地吸着气，象重新获得了一次生命。

“呵，好朋友，”我对两个伙伴说，“我们又一次共患难，真可谓是生死之交的朋友了，我们将永远在一起。”

“也一起逃走。”尼德·兰接着说，“不知还会往哪儿航行？”

我一时还弄不清。不过3月31日晚上，我们就横过了南美洲的合恩角，航向向北，顺大西洋北上。我把这消息告诉尼德·兰时，他说：

“好消息。可船长不会刚离开南极又奔北极吧？那我可不客气，恕不奉陪了。”

“不管怎么说，”康塞尔说，“尼摩船长可真是了个了不起的杰出人才。”

“是呵！”尼德·兰说，“特别是在离开他之后！”

第十章

向北、向北——凶残的章鱼——大暖流风暴

4月1日，诺底留斯号浮上水面。可以看到火地岛及岛上土人茅屋顶上的炊烟。早期航海家因此而为它取名火地岛。岛的方位为南纬53度至56度、西经67度50分至77度15分之间，占地2400平方公里。可以看见高耸的萨岷图山，此山高为海拔2070米。山顶无云，预示着好天气。

这一带海中有一种带球海藻，其长可达300米，比大拇指还粗，十分结实，甚至可以用来做船缆。还有叶子长达1米的维培菜，象地毯一样铺在海底。许多螃蟹，乌贼和软体动物在这些藻类的叶下筑巢并以此为食。在船的平台，我们猎到一些海鹅和海鸭。自然，每天拖在船后的鱼网中都是品种繁多而美味的鱼类。

诺底留斯号快速地经过马露因群岛，驶过拉巴拉河，横过乌拉圭，沿着南美洲弯曲延绵的海岸行驶。它一直向北、向北……尼摩船长将带我们去哪儿？

4月3日，我们走过佛列奥岬海面。船以惊人之速驶过人口密集的巴西海岸，这使尼德·兰大为不快。这几天，尼摩船长没有露面。诺底留斯号一连几天象有意要躲开人多之处而常常潜入深深的海底快速航行。直至4月11日船升到水面时，已经到了宽大的亚马逊河口，淡水从宽大的河口流入海中，冲得海水几乎没有了咸味。

我们越过了赤道线。西边是法国领地几内亚群岛，离船约 20 海里。天气不好，海风凶猛，波浪滔天。尼德·兰也看到这点，因此没有重提他的逃跑计划。我当然一如既往，研究拖上网的和嵌板窗外的各种植物和鱼类。

有一天，打到一条重 20 公斤的扁鱼。看上去这鱼就象一个大圆盘上长出一条长尾巴。这条样子奇特的鱼在甲板上极力挣扎，拼命扭动着它淡红色带深蓝圆点的圆扁扁的身体，好几次都几乎重新逃到海里去。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康塞尔用两手箍住这鱼，又立即被麻倒在地，不住地大喊：

“呵！我的天！我的主人，您快救救我！”这可怜的老实人，第一次没顾上对我用第三人称。

我和尼德·兰赶忙过去扶他起来。只听他低声嘟囔着：“软骨纲，软鳍目，鲛亚目，鲟鱼科，电鱼属！”

“不错，”我又好笑又觉得他可气，“这的确是一条电鱼！”

“我一定要报复它，”康塞尔生气地说，“吃掉它！”

果然，晚餐时，我们充满报复心地吃掉了这条鱼。实话说，它的肉并不好吃，又粗又韧没有香味。只是满足老实人的报复心理吧。

4 月 12 日，在马罗尼河口靠近荷兰领地的海岸附近，我们捕捉了 6 条海牛来补充船上的食品库。这一带海上有一种特别的圆扁形鲫鱼，它们可以象吸盘一样粘在物体上。船员们用鱼线拴住它们的尾巴，用它作活钓钩，钓到好几条 1 米宽，重 200 公斤的“嘉古安”海甲鱼。这种甲鱼肉味很美。

夜幕来临，诺底留斯号继续躲开墨西哥湾在水下航行。我们到这艘船上已经半年多，航行了 17000 湮（合 68000 公

里)。尼德·兰早已厌烦了这一切，总在提一个问题：船长想把我们无限期地扣留在船上吗？可我认为想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尼摩船长近来变得很沉郁，几乎不到客厅来，任我自己读书或研究。当然，我在这船上做了半年多的科学研究，有权重新再写一本真正的关于海洋秘密的书。我渴望自由，渴望有朝一日能将我写的这本书公诸于世。但我仍然不敢想象尼摩船长会在某一天突然开恩放我们离开。我不愿去想这令人头疼心痛的苦恼事，还是认真地做我的研究。我认真观察和仔细记录海中的每一种生物。

4月20日，我们在水下1500米处航行，穿行在留加夷群岛的海底。海底岩石上铺着层层阔大叶子的昆布和巨大黑角菜。长长的草叶条间有长爪海蜘蛛、紫色海蟹和安第列斯群岛特有的翼步螺。在巨大岩石上昆布叶子中露出深不可测的黑洞。尼德·兰说在洞里好象有什么在蠕动。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说，“这是些真正的章鱼窟洞，里面自然住着那些身躯巨大的章鱼。”

“真想看看这些大章鱼。”康塞尔说，“这东西十分厉害，听说它能把船拖沉到海底，叫怪物克拉肯。”

“克拉肯？克拉克（吹牛）吧？”加拿大人讥讽道，“我可不相信有这种怪物，就象不相信有海麒麟存在一样。除非我亲手捕杀一条才能相信。眼见为实呵。”

“先生也不相信有巨大章鱼吗？”康塞尔转来问我。

“恐怕也只有学究才会相信这个吧？”尼德·兰继续说，“谁亲眼见过它？”

“我见过，”康塞尔说，“我亲眼见过。在圣罗马港。”

“有人捕到的？”尼德·兰笑着问。

“不，在教堂里。”康塞尔答。

“教堂里？教堂里有章鱼？”尼德兰提高了声音。

“是教堂墙上画着这样一条大章鱼。”

“哈！”尼德·兰笑了起来，“原来是幅画儿。那么画出海麒麟了吗？”

“不要笑，”我说，“是有这样一幅根据传说画的画。曾传说过有更大的章鱼，可以在它身上操演一队骑兵；亚里士多德记载过有 3.1 米长的枪乌贼；在意大利和法国博物馆里收藏有 2 米长的章鱼骨骼。生物学家测算过，2 米长的乌贼，其触须可达 8 米长。”看见我的伙伴聚精会神地听，我继续说，“1861 年，曾有过一条船在这一带海上发现一条巨大的枪乌贼鱼。船员们用叉和枪刺穿了它的肉，但没有捉到它。人们称它为布格的枪乌贼。它体长 6 米，眼睛长在头顶上，有尖尖的鸟咀……”

“请先生原谅，”康塞尔安静地打断我的话，“那么，这儿就是它的亲兄弟了。”

“太可怕了！”尼德·兰也对着窗子大喊。

我赶到窗边。眼前真是令人害怕的怪物！一条长 8 米的章鱼飞快地倒退着随诺底留斯号前进。它用巨大的死光眼珠木然地瞪着我们。头上的 8 条触须象疯女人的头发般乱舞，触须上长满一个个园形的吸盘。有时它们吸附在玻璃上，露出它鸚鵡般的角质鸟咀和几排尖利的牙！它身子肿胀得象个大肉块，估计重约 25000 公斤！它身上的颜色忽而灰白、忽而

红褐。显然由于遇见我们这条比它还巨大的怪物而激动得颤抖。这怪物有三个心脏，真是离奇古怪！

我克服着心理的厌恶，开始对这罕见的怪物写生。不一会，我们又发现好几条章鱼紧随诺底留斯号游动。我数了数，有七八条之多。

突然一下冲击，诺底留斯号不动了。过一会儿，它垂直上浮，露出了海面，但听不到推进器的搅水声。船长神色忧郁地走进客厅，看看嵌板窗外的章鱼，对随后进来的副手说了几句话。副手退出，嵌板关闭，顶灯亮了起来。

“这可是一种章鱼新品种。”我手中拿着未画完的写生，对船长说。

“是呵，生物学家，”他回答，“可我们必须跟它肉搏了。有条章鱼的下颚骨撞进轮机叶片，船不能前进。只有宰了这家伙。”

“可枪弹对这堆软肉不可能起作用，再说它还有很强的肢节再生能力……”我说。

“我们用斧子砍。”

“我可以帮忙，可以用鱼叉。”尼德·兰说。

我们拿着斧头和鱼叉走到楼梯口，已经有十几名船员手持利斧准备出去。刚松开顶部嵌板的螺母，嵌板就被章鱼触须上的吸盘猛然拉开，其它触须有的在上面乱晃，有的伸进开口。尼摩船长一斧砍断了伸进来的那条触须，手臂般粗细的断触须粘糊糊、滑溜溜地滚下楼梯。但另两条触须象粗皮鞭似地狠狠地卷走了楼梯上的那名水手。尼摩船长大喊着跳上去，我们也一齐跳上甲板。

这不幸的水手被章鱼卷在空中摇摆。他喘着粗气大喊：“快来救我！救救我呵！”

这令人心碎的呼救居然是用法语说的！我一生都不能忘记这一悲惨场面。

尼摩船长带领船员们挥动利斧猛砍那些可以够到的触须，我也奋力砍着。一阵阵强烈的麝香味散发出来。章鱼喷出一道灰黑色的液体弄得我们一下子什么也看不清了，等浓黑消散时，这受伤的章鱼已带着那可怜的水手消失在海浪中。

悲痛使我们更加愤怒。大家狠狠地挥斧砍向那些爬上甲板的章鱼。它们那些粘糊糊、滑溜溜的触须象传说中的多头怪蛇，刚砍断，一会儿又生出来。尼德·兰挥动鱼叉，刺中章鱼的眼睛并把它挖出来。

突然，尼德·兰被一条章鱼触须卷住，掀倒在地。枪乌贼的尖咀利牙差点儿把他咬成两截。这紧要关头，尼摩船长一斧砍进乌贼咀里。加拿大人得救了，他狠狠地把鱼叉刺入章鱼的三个心脏中。章鱼们败下阵去。

“我也应当有这个机会报答你呵！”尼摩船长对加拿大人说。他全身血红，盯着吞噬了他伙伴的大海，一滴滴泪水流了下来。

这可怜的水手，我的同胞，这法国人！被一条章鱼残暴地杀死吃掉，没能和他的同伴那样在珊瑚墓地长眠。临终时，他本能地用母语发出最后的呼救。显然，在这个团体中有我的同胞，他也和尼摩船长一样在逃避人类，追求着过另一种生活。

诺底留斯号漫无目的地任意漂流了10天。尼摩船长一直

在房中不出来。也许他不忍离别自己的兄弟，也许他心中愁闷、失望，犹豫不决？

直至5月1日，诺底留斯号向北驶入大西洋暖流。中午时分，我和康塞尔在平台上。康塞尔把手放进海水中，惊异地发现水微微温热。

“这就是大西洋暖流。它从墨西哥湾流出，水温达37度左右。这股暖流使欧洲沿海气候温和，永远有青草绿叶和鲜花。暖流水色沉黑多含盐分，使它的靛蓝色与周围海水截然分开。”

5月8日，大西洋暖流宽75海里，深210米。海面上许多汽船往来不断，这是从纽约或波士顿至墨西哥湾的定期船只。诺底留斯号随意行驶，似乎放松了管理和监督。看来逃跑的好机会来了。可惜，风雨交加，天气突然变坏。我们航行到了常有风暴的海面。但尼德·兰仍然固执地要求认真讨论他的计划。

“我已经受够了，”他说，“我已经和您们去过了南极，现在他又开往北方。我可坚决不会再和您们去北极！”

“可现在这种风暴和气候怎么能逃？”我说。

“必须跟他谈谈。”他坚定地说，“上次经过地中海时您就没和他谈。现在快到我的祖国了，马上要到圣劳伦斯河了，那是流过我故乡魁北克的河。我必须和他谈。我宁愿跳到海里淹死也不愿意在这条船上闷死！”他忍无可忍地说。

“可你知道，”我说，“我好几天没见到尼摩船长了。他好象有意躲着我。”

“那更该找他谈了。”尼德·兰坚持，“明天，不，就是今

天。您不去找他的话我就自己去。”

“还是我去吧。”我赶快回答，“就是今天。”我担心加拿大人去，会把事情弄糟。

我来到船长门前，敲了敲门，没有回答。推开半掩的门，船长正伏案疾书，并没有发现我的到来。

“我想和您谈谈。”我说。

“我没功夫，我有我的事情。”他说，“您想限制我的自由了吗？”

“可我必须立刻谈，事情紧急。”我坚持。

“难道是您又有什么新发现？”他指着桌上摊着的手稿，严肃地说，“阿龙纳斯先生，这是我对海洋综合研究的总结，是我多年潜心研究的心血。我用几种文字在写它。如果上帝允许，我愿这手稿不要跟我一起消失。我正为它署上我的姓名以及我个人全部经历，连同手稿一起装进一个密封盒中。诺底留斯号剩下的最后一个人会将这盒子投进大海，让它随波漂流，随便到什么地方，随便让什么人拣了去。”

“船长，”我借题发挥，“这办法太古老了，为什么不让我们中的一个把它带上陆地……”

“永远不能，”他急急打断我的话，“我们不与人类来往，不与陆地来往。”

“如果您能让我们恢复自由，我愿替您保存这珍贵手稿。”我说，“我们在您船上已经7个月了。难道您想永远留我们在这儿？”

“是的，”他说，“我的回答只有一个：谁进了诺底留斯号就永远不能离开。”

“您这不成了奴隶制了？”我生气了，“我和您一样热爱海洋和对海底的探索和研究；我也和您一样想把研究成果留下来造福于后世的人们。”我顿了顿，接着说，“我和我的伙伴们，尤其是尼德·兰，渴望自由、热爱自由。为争取自由，也许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做什么对我无所谓。我不介意，也不害怕！至于您，我不再说什么也不想听您再说什么了。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再见吧。”说完，他又去看他的手稿。不理睬我。

我只好退回我自己的房间。我把这次谈话告诉了两个伙伴。

“好了，”尼德·兰说，“这叫先礼后兵。对这船长再也没什么盼头了，只有靠我们自己。诺底留斯号现在接近长岛，无论天气怎么样也要准备逃走。”

天气真和我们作对。5月8日，诺底留斯号航行到离纽约航道只有几海里远时，大风暴来了。尼摩船长一反常态地没有让船下潜，而是浮在水面上与风浪搏斗。

下午3点，暴风速度已达每秒25米。尼摩船长用绳索拦腰把自己捆在平台上，在猛烈的风暴下屹立不动。我也用绳子捆住自己，欣赏这风暴也欣赏这不惧风暴的无与伦比的强人。

巨大的黑沉沉的浓云堆在低低的海面上，煤黑色的长波大浪彼此拥推着越挤越高，重重地砸在诺底留斯号上，立刻浇得我全身湿透。诺底留斯号象一个钢铁纺锤，没有船具、没有桅杆也没有风帆。面对狂风暴雨，它不会受丝毫伤害。紧接着狂风暴雨的是闪电和烈火。诺底留斯号竖起了它前面的

尖尖冲角，象一只避雷针，冲角上现出了很长的火花。尼摩船长直视空中，好象要汲取闪电——风暴的灵魂。波涛的怒吼声，雷电交加的爆炸声，狂风的呼啸声混杂在一起布满空中和海上。

大西洋暖流！难怪人们称它为风暴之王。我已无法再坚持，连滚带爬地回到船里，精疲力竭。

半夜，尼摩船长才回到船里。诺底留斯号也慢慢潜入水中。客厅窗外，惊慌的大鱼象幽灵一样从眼前游过。诺底留斯号一直潜到 50 米深，这里是如此安静、平和。真想象不到海面上是那么可怕的狂风恶浪。

第十一章

海底电缆——复仇号——屠杀行动

这大风暴又一次把我们逃跑的希望打破了。尼德·兰变得象尼摩船长一样孤独沉默。

海面上浓雾密布，使过往船只因无法看到领航灯塔而触礁、撞船而沉默。这一带象战场的遗迹一般，沉没的舰船奇形怪状静默地躺在海底，有些已经腐朽，成了海底生物的窝巢。

5 月 15 日，我们航行到纽芬兰岛暗礁脉的南端，这里的海水中游过一些独特的鱼：身长 1 米的硬鳍海兔，长 3 米、头上有刺、专吃鳕鱼和鲑鱼的海蝎子鱼等等。我们还遇到一大群鳕鱼类的鳕鱼。诺底留新号费力地从它们的拥挤队伍中间

打开一条道路时，康塞尔说：

“这么多的鱼，先生！简直象乌云，象蚂蚁窝！”

“那是因为一条鳐鱼能产 1100 万只鱼卵。它们的繁殖力惊人。世界各国的渔夫成年累月成千上万地捕捞它们，但它们仍然这样无计其数地多。倘若每只卵都能长成成鱼的话，仅有 4 条母鱼就能供应美国、英国和挪威捕捞了！”说完后，我也觉得这是个挺可笑的事。

诺底留斯号转向东行驶。5 月 17 日在距内心港约 500 海里、水深 2800 米的地方，我看到了海底电缆。人们从 1857 年开始在海底建设一条横越大西洋，连接美洲和欧洲的海底电缆。直到 1866 年 7 月 23 日，从美洲向欧洲发出了第一份海底电报：

“光荣属于全能的上帝，和平属于地上善良的人们。”

我们看到了这条蜿蜒如巨蛇般的海底电缆，它被介壳的残体掩蔽着，静静地躺在海底，默默无闻地服务于人类。

5 月 28 日，诺底留斯号航行到距爱尔兰岛只有 150 公里处时，转而向南航行。我暗想，难道尼摩船长会去英吉利海峡？难道我又能见到法国海岸？5 月 30 日，我们见到了终极岛。诺底留斯号从英格兰极端与梭尔林格群岛间驶过去。5 月 31 日，诺底留斯号整天在海上绕来绕去，好象在找什么地方。中午，越来越忧郁的尼摩船长自己到客厅记下航行方位。

6 月 1 日，海上风平浪静，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们的船稳稳地停在海上。尼摩船长举着六分仪认真仔细观测许久说：

“就是这儿！”

我们回到客厅。诺底留斯号开始下潜，到 830 米的海底停住不动。嵌板打开，左舷窗外一片汪洋。右舷窗外海底有一艘折断了桅杆的沉船残骸，上面堆积着厚厚的附着物。这艘船显然已沉没多年。

尼摩船长缓缓地说：

“这船是马赛人号。1762 年下水，装备 74 门大炮，是一艘曾为法国英勇作战的战船。72 年前，就是在这儿：北纬 47 度 24 分、西经 17 度 28 分的海上，经过一场恶战，它宁死不投降，带着全船 356 名水手，在‘法兰西共和国万岁’的呼声中沉入海底。”

“复仇号！”我喊道。

“是的，复仇号！多么美的名字！”尼摩船长凝视着船的残骸，交叉两手，低声地说。

诺底留斯号浮上了海面。似乎听见轻微的爆炸声。我赶忙到平台上，两个伙伴已经在那儿观望了。

“听见炮响了吗？”尼德·兰指着渐渐驶近的那艘船说，“看看它的桅杆和帆索，一定是条战舰！准是冲咱们来的，准是想打沉诺底留斯号。船上没挂国旗，看不出是哪国船……”尼德·兰激动得絮絮叨叨起来。

这条战舰迅速驶向我们。

“先生，”尼德·兰说，“再不能错过这好机会了！那船再驶近些我们就跳水。我们要得救了！”

“放心，先生，”康塞尔说，“如果先生认为跟尼德·兰一起逃走很合适的话，我能帮先生泅到那条船边去。”

我没说话，心想，不管它是哪国船，应当会营救我们，容

纳我们投奔它而去。我一边想，一边注视着驶近来的战舰。一声炮响，炮弹落在诺底留斯号后面海水里，浪花四溅。

“他们在开炮！”我大喊。

“多勇敢的人！”尼德·兰还夸赞他们。

“先生，”康塞尔很镇静，“他们可能也在打独角兽或海麒麟呢。”

我想也对。除了我们身临其境，谁会相信这是条潜水艇？全世界航海界的人们都在追杀这只可怕的大海怪、独角兽、海麒麟呢！炮弹一发发不断落在诺底留斯号周围。那艘战舰越来越远，离我们只有3海里了。

“先生”，尼德·兰没注意尼摩船长也来到平台，对我喊，“不能等它打死我们，必须呼救，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善良人！”

他在空中招摇着自己的手巾，但尼摩船长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住手！”他脸色苍白，愤怒地喊：“你不想活了！”他扔掉加拿大人的手巾，向那战舰吼道：

“我诅咒你们！你们不挂旗我也认得！”说着他打开手中的旗，旗上大写着“Nemo”和“N”，“让你们看看我的旗吧！”他回过头来又说，“你们都回去！让我来击沉这条船！”

“这不行，”我急急地说：“您不知道它属于哪国。”

“不知道就对了，这至少对您又是个秘密。”他再次指着我们，“下去吧。我的反击很可怕！”

我们只有服从地回到船中。他的十几名船员涌上平台，围站在船长身边，注视着对面的战舰。

“打吧！疯狂的战舰！你逃不脱我的冲角！”尼摩船长喊，

“只可惜你选择了这儿！你真不配和复仇号沉在一起！”

诺底留斯号若即若离地引着那战舰追它，迅速避开那一发发的炮弹。战舰在后面紧追不舍。四五个小时过去，还没有结果。眼看战舰落后 5 海里了，船长回到客厅。我忍不住劝他停战。还没等我说话，他就说：

“休想阻止我！我是正义的！我有复仇的权利！那战舰就是压迫者。是它使我失去了我热爱的祖国、爱人、父母和子女！我仇恨它！一定用我的冲角撞沉它！”

我吓坏了！赶快找到我的两个伙伴：

“快！必须逃走了！就是现在，立刻逃！”

“可那艘船是哪国的？”尼德·兰说。

“这都不重要了。天黑前它一定会被尼摩船长击沉。”

“还是当天黑些好。总要战舰离近些才便于逃走。”康塞尔说。

天黑了，这场追逐还在进行。我们情绪激动，静静地等待逃跑的时机。一夜不能入睡。

凌晨 3 点，我走上平台。尼摩船长仍然雕像般地挨着他那面“N”字战旗站着，目光炯炯地盯着远来的战舰。我回到客厅，听着外面轰隆隆的炮声对伙伴们说：

“时候到了！开始行动，愿上帝保佑我们！”

我们三人冲到中央楼梯旁时，平台上已没有人，但此时嵌板突然关闭，一声熟悉的轻啸，诺底留斯号下沉了。

又迟了！诺底留斯号一定是要从水下攻击那战舰。我们又被关在这儿，被迫做这次复仇事件的见证人。我们都躲到我房里，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心情紧张，难受地等待着。

突然船速猛然加快，接着我感到诺底留斯号颤抖着将它锋利的冲角刺穿了战舰的双层铁甲壳，又横冲过去，象尖刀刺破帆布那样迅速而有力。我忍受不了这个，象疯子一样冲到客厅。

尼摩船长站在窗旁，沉默、忧郁、冷面无情地注视着。

那战舰船底裂开，涌进的海水淹没了两列大炮和一间间的舱房。甲板上是混杂错乱的人影在晃动，受难的人们痛苦地扭动着肢体在海水中做垂死的挣扎。战舰慢慢下沉。诺底留斯号在离它 10 米远追随着，要亲眼目睹这复仇的全过程。战舰突然爆炸，海水猛然涌了进去使它急剧下沉。桅杆架上挤满受难的人们，连横木架都被这些垂死的一串串人压弯。战舰沉黑而巨大的身躯，连同这一群群船员的尸体都被爆炸引起的巨大漩涡卷向海底……而尼摩船长象复仇之神，面色冷峻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直到这一切结束……

尼摩船长回到自己的房中，他跪在一幅画像下面，伸出胳膊，哭泣起来。我看到那画像上是一位美丽的年轻妇人和两个小孩……

我默默地站在客厅，看着这一切，心里充满对血腥行为的极端厌恶。这人太残酷了！他让我们做了他复仇的见证人，这已经太过分了！我打开客厅的灯，看看仪表，我们在水下 10 米，以每小时 25 海里的速度快速从英吉利海峡口向北极航行。

后来的几天里一直没见到尼摩船长，也没见到他的水手。诺底留斯号除有时浮上海面换气外，一直在水下行驶。每天也没有人测量方位或标记航海图。我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

第十二章 逃 生

一天早上，我迷迷糊糊刚睡醒，看见尼德兰正低头看着我，他说：

“我们就在今夜逃走！您准备一下吧。”

“可我们在哪儿？”我问。

“不知道，只看见东边 20 海里有陆地。现在船上没有什么戒备。我们逃了再说吧。”停一会儿又说：“我们已弄到水和食品，晚上天黑时抢小艇逃走。”

“好，我同意。”我说。

“如果被发现，我宁可死也要反抗！”尼德·兰又说。

“我们生死与共。”

决心已下，这等待的一天又显得无比漫长难熬。晚餐时，尼德·兰悄悄说：

“晚上 10 点，您准时到小艇。我和康塞尔会在那儿等您。”他说完就走，没容商议。

我走过客厅，最后看一眼这满屋奇珍异宝，想着有朝一日将会同它的主人一起消失在海底，心中掠过一丝遗憾。

我回房中取了自己的笔记藏到怀里，心跳声大得象打鼓般地咚咚作响。我强迫自己躺在床上静候约定的时刻到来。半年多来的经历又象电影般在眼前晃过，而在这一幕幕的离奇古怪的画面中，渐渐显现出异常巨大的尼摩船长的身影。他不是我的同类，他是超人、水中人、海中神。

胡乱躺到 9 点半。我头疼欲裂，不能忍耐下去了。这时，我又听到那隐约的琴声，这是尼摩船长在弹琴。那忧愁低缓的乐声仿佛在演奏哀乐……

眼看时间将近，我不再迟疑，站起身，小心地打开房门，觉得门轴发出怕人的巨响！客厅里一片黑暗。尼摩船长完全沉醉在自己弹奏的乐曲中。我轻轻走过客厅，打开通往中央楼梯的门。忽然琴声停了，尼摩船长起身，自言自语地叹息说：

“够了！全能的上帝！够了！”这是我听到他的最后的话。是良心发现而悔恨的自白吗？我顾不上多想，快步奔到小艇处，两个伙伴还在那儿忙着拆下栓小艇的螺母。我也赶紧和他们一起拆着。忽然脚步纷乱，人声噪杂。我以为有人发现了我们，赶忙停住手。只听船里有人喊着：“北冰洋大风暴！北冰洋大风暴！”

那么，我们一定是在挪威沿岸的危险海域了！上帝太不公平了，居然在我们即将逃离诺底留斯号的时候送来这最可怕的北冰洋大风暴，这简直是灭顶之灾！

这一带海域中的费罗哀群岛和罗夫丹群岛之间被称为“海洋肚脐眼”。每当涨潮时，这里海水奔腾澎湃，汹涌无比，若再赶上风暴来临，没有一条船能从这儿逃生。这“海上肚脐眼”有如无底深渊，方圆 15 公里之内的船只、鲸鱼甚至北极的大白熊都无一生还。

诺底留斯号迅速地、螺旋形地被卷入其中。我们三人还有小艇也随着卷进漩涡。周围是迅速的海流和可怕的巨响，我们处境太险恶了！

“紧上螺母！不能离开诺底留斯号！全力支持！也许……”尼德·兰话没说完，一阵刺耳的嘎嘎声，螺钉松掉，小艇象离弦的箭，奔进海洋的大漩涡中。

我的头撞上了什么，失去了知觉。

当我醒来时，已经躺在罗夫丹群岛上一位渔夫的木屋中。两个伙伴也安然无恙。我们庆幸脱险，互相拥抱。至于如何奇迹般地逃离那恐怖的海底深渊的，我们一无所知。

听说这一带每隔半个月才会有船路过。所以我无法立即回法国去。趁此机会，我真认真翻阅了这次新奇惊险的海底探险笔记。这是我近八个月时间在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南北极海洋中穿行 20000 湮（80000 公里！）的真实记录。我敢说，我的笔记详尽无漏，毫无夸张不实之处。

世人能否相信？我不知道。也许将来的某一天，科学技术发展进步，这洋洋万里的海底变成人人可以自由往来的通途，大家都可以毫不担惊受怕地“眼见为实”了。

我不知道诺底留斯号怎样了？它抵得住北冰洋大风暴吗？尼摩船长还活着吗？还在固执地执行报复计划？谁能知道他是哪国人？又有谁能见到他那用多种文字写的珍贵手稿？……

我善良地希望尼摩船长还活着。希望这无限神奇的海洋能平息他胸中复仇的怒火。他是个离奇古怪的人，同时又是崇高伟大的人！

《圣经》中曾说：

“有谁能测透这深渊的最深处呢？”

只有我能回答这个问题：

“彼埃尔·阿龙纳斯和尼摩船长。”